



02303

雙溪集卷之三

宋王炎晦叔著

族孫

德海傳家書館藏
德淮自桐校

序

送齊彥邦序

以五行之休王伏逆進退而決人之得喪壽夭窮通以卜筮而占事之休咎二術難乎精者也而同邑人齊彥邦君實兼之其胸中所得極有根源扣之袞袞不竭如江出於峽河析於三經底柱之險懸流下走而東其析本議論旋轉而掉厲如擲丸於阪走珠於盤鷺鳥高翔

雙溪集卷三

一

於千仞之上而迫於疾風其愈試而愈中中而愈奇又如巧有力者開數石之弦注鏃於百步之外而飲羽於的也戊子夏始識諸城之東彥邦謂予曰吾詳考於術執事今年秋登名於鄉書明年春中太常第無疑也予笑曰子言過矣幸無以我為戲也不然豈輕有所許以求容者乎彥邦不平曰借術賈佞者吾羞焉何待我薄也吾據術以自獻其情縱不信庸何傷乎予因以失辭為謝心實未之然也既而皆如其言庚寅春來過敝廬談笑道舊而不以既中之言自矜予於是知其心蓋向之自負其術似介而今之不矜似義得其術未得其為

人則知彥邦之淺者也彥邦不幸喪明且不樂苟合聞其言者多不悅故予詳論其術與其爲人以饒其行苟有問焉者勿苦其言之不甘庶幾可以盡其懷云

送江靜之序

篆至於李陽冰楷書至於顏魯公行草至於王右軍今古不復敢異論蓋古字法以蒼史爲鼻祖自科斗大小篆隸凡四變而其苗裔有真有行有草以草書得聲者自張伯英始世傳伯英學書灑滌筆硯池水皆黑則藝之精非一日之力也而猶未究其極右軍一出毫釐不加矣昔人論筆法曰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工書者以是爲筆端有骨字內藏鋒而觀者不見此乃其自得之妙所以獨立無輩也最後至唐張長史及魯公僧懷素徐會稽之倫皆號能草書一時從事於筆墨者無不甘心落後塵然而猶在右軍下噫事之難工如此哉予同邑人江靜之以草書名者從余寓海寧靜之倦遊以歸道過焉實初識之後十有三年余方杜門避俗於雲溪之上而靜之又來相問勞旣畢因作而言曰我用力於書且三十年管城子之秃者凡閱幾輩矣縱不能着鞭於怒猊渴驥之前亦合可遊刃於春蚓秋蛇之間然足幸不別琴亦不售造物不肯赦我一窮何哉今也我將道

新安而東歷訪平生舊游子故人之知我者可無一言
爲贈乎炎曰予何以贈君雖然予不能工書而能論其
意世說書之病曰筆枯者易健而瘦甚多露骨筆重者
易圓而肥甚多剝肉痛快則無尺度不快則不道側筆
取妍則工左而右不副然未甚害也而最忌惟俗人俗
則陋文俗則鄙字之俗亦無足觀矣靜之壯年咀嚼詩
書掉鞅走場屋閒睥睨自許不薄不得志棄去俯首於
書欲以奇自見故其筆勢翩翩橫斜上下曲直自得其
餘力盤礴於規矩繩墨之內方將拍會稽之肩攬長史
之袂求與右軍相周旋其視世之俗書薰蕕不類也靜
之行矣遇胸中有黑白者必能識之玉潛於山白虹照
夜斂埋於獄紫氣干霄苟懷奇而抱異未有終鑿沒不
著者太宗之經岱宗封禪之銘浯溪磨崖之頌雖不用
草書草書豈終無用於世哉

送洪宰序

新安在今日爲輔郡而婺源壯縣也自縣抵郡治二百
里而遙地巖險部使者按行不至郡將雖有方畧耳目
亦無由盡得民利病稅賦獄訟浩穰浸不治豪右得乘
闕窟穴爲奸執持吏短長目指氣使必如意吏巧於舞
文者又上下其手以招權鬻獄其勢幾出長貳上羸丁

下戶有事無所訴縣公熟視莫誰何例坐罷軟不職去
番陽洪應賢先生來宰邑政明足以發摘隱伏剛足以
執法無訛而不懈足以行之早作視事率夜二三鼓乃
休日當仕有官職何敢以煩爲諉雖精悍少年其力有
不逮宿弊無問纖悉細微絲解髮櫛之殆盡曩武斷於
鄉曲者無一人敢搖手觸法禁老奸畏首尾常若救過
不暇屏息奉命惟謹狂獄清平租賦不待督而前期以
辦聞民詣郡丐留不已郡將及部使者上先生治最於
朝成命從中下需終更宜顯庸以爲郡國長吏勸炎竊
謂聖天子喟然欲濺滌振刷興起治功而士大夫拱默
無所建明聞有出意見論事者其言良善每輒不效誠
得如先生者十數人位諸廷言卽可用有功國其庶有
瘳乎從者行矣無負輿議所期者幸甚

韓毅伯詩序

始庚寅冬蜀人韓毅伯自行在所欲往豫章道婺源而
西過余於雲溪之上見歎於平生論文字說時事可
否無不意合余挽而留之毅伯亦爲余弛擔盤旋如過
故鄉依依不忍去明年夏始入楚東值尚書陳公之上
饒邀而館諸其門又明年余不幸有家難毅伯得計音
走數百里來唁問余握手收淚相勞苦勤甚復留一月

將過衢梁下錢塘其再來未有日也因出篋中所作凡
二百篇曰我去家萬里在道途五年隨所寓見於詩羈
旅無聊之辭大半噫予窮甚矣惟子知我者幸爲我叙
之或者可以不朽於他時毅伯余畏友也爲詩無問長
篇險韻握筆翩翩立就汗漫如鵬翼墜天之雲奔放如
滄江八月之濤淡泊如朱絃三嘆之音道緊如蒼隼之
迫秋風雍容如良馬之就熟路清厲如夷齊之食薇都
嫺如西子之靚粧予不能盡狀也夫文者士之一藝詩
者文之一端此非毅伯刻意并心爲之者以毅伯之才
如此而造物者吝一第使困頓至是何哉天之生才也
不偶然其生之有以用之故夫饑寒切於身者富貴之
資而謀事齟齬其合者功名之兆也毅伯爲人志氣個
儻近似郭元振議論慷慨不下杜牧之用意堅忍折而
不沮是豈老於布衣者上方當宁太息回瞻中原思鳴
鑾汴京北舉河朔西舉函秦此志士馳騫之秋也行矣
予豈以一詩人期毅伯而已哉

鱗溪老人集序

文與行相符亦與行相異酒德一頌可以知劉伯倫之
曠達陳情一表可以知李令伯之純孝此文與行符者
也陶靖節之冲淡宋廣平之嚴毅而閑情梅花兩賦詞

旨婉麗若非二君子所道之語此文與行異者也外祖
鱗溪老人汪公倦遊庠序而徜徉自放於丘壑之間蓋
晦其光而不耀矣第其幽懷清興時自見於詩文而猶
善爲小詞摸寫物態染繪風光意有所寓筆下翩翩立
就其高處視張子野晏叔原秦少游分道並驅未知孰
先後也求諸翰墨意其爲必以風流自命而公平生素
履有與其文極不相似然者其待物胸次明白不立城
府人百欺之無疑百忤之不愠也其平昔自處薄嗜慾
不喜飲酒不商度財貨有無終身未乘肩輿曰吾布衣
不敢以人代畜也年過九十步履輕強對短檠閱蠅頭
細字雖少年有不逮其見素抱朴厚自顧養殆如古所
謂有道之士者非耶公歿七年炎宦游自沔鄂來歸始
見舅氏收拾殘藁旣成編恐覽公之文者謂其止於詞
藻清麗也故叙其編首槩見公之隱德奧行云

送黃憂符序

予備員長沙郡文學同舍聚而處者千指而七閩黃憂
符在焉未踰時卽辭去問其所向將沿湘水過洞庭下
鄂渚皆屈原賈誼經行之地使後人可以慨然增感者
也誼由博士來爲王傳未爲不得志也然涉湘甲原其
辭氣憂憤無聊不平及其賦鵬鳥同死生輕去就太史

公讀其文爲之爽然自失然有心於會理則已與理爲
之用有意於遺情則已爲情所滯矣吁一窮固難忍哉
憂符曩攝武岡敎事將翔矣又跌而不升千里倦游顧
安能無感然予聞柳子厚年少氣銳軒翥臺省而附離
非人遂擯外以沒韓退之應舉則黜立朝則斥連蹇半
生暮年尹京兆班從臣人生得喪榮悴悲喜相乘除耳
銳進則亟退先抑則後伸知道者所以不汲汲戚戚也
憂符行矣遇晴暉淑景陰雨悲風把酒哦詩旅懷快快
不自釋試補誦予說當爲予悠然一笑也

送滕彥真序

雙溪集卷三

七

二廣鹽莢初變桐廬詹侯以從臣開藩桂林天子旣下
明詔戒官吏無得妄言沮吾法又發大司農宿藏以補
其用度故人滕彥真奉辟書徃從之予家于歛歛睦擊
析相聞詹侯在先達中有重望於一時予恨未拜下風
也及來湘中聞洛水李公之言曰詹侯愷悌君子也其
視民肥瘠究心焉聞鄉先生彪德美之言曰詹侯學術
在明有得於聖賢之傳者也夫以愷悌之心輔之以高
明之學變政易令以便利其民彥真入幕府位賓佐軀
議焉可矣抑古人有言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什不易
業恐其事未集而弊滋多也予不知二廣利病然聞之

道路謂官不鬻鹽聽民自貿易此廣東之利廣西弗便也且曩時官收再倍之息州縣經費一趣辦於是今許商賈鬻之則利歸私家而官困瀕海之地大半斥鹵遮邏弗嚴私鬻者負擔竊行則利歸姦民而商困况商賈懲法之屢變且前且卻弗諱而趨吾令也私鬻者行於瀕海去海浸遠鬻者浸少若是價且翔漏矣而欲無食淡得乎則農民又困夫有天子詔旨可以杜議者之口有大司農緡錢可以佐用度之乏然法弗精民弗便支吾一時易矣惟經久計遠無以其難遺後人唐侯始可以復命於上彥真始可以無負知己也彥真勉之哉發青雲之輒在此行也桂林山川清淑然嶺海間風氣終與中州不類當爲太夫人自愛爲遠業自厚也

送相士張舜舉序

蜀人張君舜舉習於袁天剛之術其言人貴賤憂喜多中往時李壽翁侍郎未達張君曰公且貴李公弗之信不十年登法從出守當途將告歸旣得請矣張君曰公之祿未終也其尚爲連帥乎李公笑其言不逾年奉詔起鎮長沙李公門下無食客獨館張君不厭以其言不妄也方李公在中朝時趙涓師守臨安張曰是不旬日當以罪斥也已而果然衆皆以其術爲異呂伯恭在館

中人謂且入西掖北門矣張曰非貴人也其相法不過一倅衆又以其言爲謬其後伯恭得參議官以沒蓋去通守無幾爾是則其言之驗也然張君爲人言休咎簡而不浮質而不諂故挾其術以售而囊無餘貲予謂之曰若相人中多矣自視何如張笑曰相形不如論心此至論也不以心相而以形相予言烏能盡中况又骨寒命薄乎其窮宜也予雖知其術惜其窮而無以振之將有適故以言贈其行庶幾好事者肯一問焉

送韓毅伯序

予昔屏居黟歛閒韓毅伯自行在所過焉凡再至而再

留抵掌論事意謂棄繻而出乘駟而歸富貴可以立致予甚壯其志而美其健厥後十有七年予得邑臨湘毅伯遊武昌泝江而來相見掀髯一笑旣而又歷道別後崎嶇艱苦之狀白髮蒼顏相視而笑予深悲其不遇而惜其志之不伸留一月將行則曰予不能復返蜀矣今將歸老於淮山言畢其意愴然不樂予則辭之曰人生非鹿豕豈能聚而不散雖別不足恨也木凋魚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子莊子之語云耳關山閒隔相忘可也然毅伯與予一別十有七年而後一見於此又十有七年則在亡未可知於其行也豈

能無言凡物壯與老異壯宜出老宜復木之歸根木之返壑龍蛇之蟄月之晦雷之收聲皆是物也毅伯壯年去家足跡幾半天下今老矣而不免於布衣此命也男子生以弧矢六射天地四方示有志也然窮通有命存焉其得志也舉而措之事業其不得志也卷而藏諸環堵之中故達則身泰窮則身亨在我者何庸戚戚哉馬文淵謂大丈夫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夫窮當益堅是矣少也用其壯於功名老也用其壯於道義文淵或未知也昔林類鹿裘帶索拾穗而行歌其言曰貧者士之常死者生之終此能自寬者也而未若顏歎歌之言曰晚食可以當肉緩步可以當車此乃善於處貧者也而未若原憲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見原憲憲攝敝衣冠見之子貢曰先生豈病耶憲曰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聞其言慚而去悔之終身憲之安於貧賤蓋聞道者也毅伯歸乎哉淮水之瀕土厚泉甘米賤而魚肥雖非故國亦足以息肩弛擔矣偃仰衡茅之下嘯咏東臯之上以求原憲之所樂浮雲富貴亦於我何有哉夫玉在石珠在泥途而其光彩見於山川餘潤及於草木士之所以

不朽者富貴不與也達者或光耀於生前而寂寥於死
後窮者或枯槁於一時而芳馨於百世彼此相較其得
孰多毅伯試歸而圖之

送劉監序

上饒劉君朋舉爲臨湘酒稅官與炎同寮且二年會靖
之會同缺令部使者直秘閣丁公行部至臨湘訪邑吏
賢否炎具言朋舉廉謹習爲吏卽檄攝會邑事將行余
不得無言靖之民與蠻徭雜居議者往往謂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然欲靜而患擾喜和而惡乖尚廉而賤貪其
情與吾民同非如虎豹蛟鱷不可擾馴者漢永和中議

雙溪集卷三

十一

增羣蠻租稅尚書令虞詡持不可曰異俗貪婪難率以
禮今猥增之必有怨叛不從蠻果爭貢市非舊約遂叛
予聞今徭人衰困邊徼防托吏士不無侵漁甚者掠其
子女爲臧獲諺曰禽困覆車此可戒不可玩也故當撫
之以靜先漢開涼州四郡吏民相親酒禮之會上下通
行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
賢於內郡余聞徭人與吾縣吏相見若結以恩信至於
鬻肉行酒與之飲噉不立崖岸則歡然相視否則悍然
而怒遂爲怨讐故當接之以和昔孟嘗爲合浦太守郡
與交趾比境前此太守令採珠無節珠徙交趾嘗到官

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以爲神明今黃金丹砂皆僑人
巢窟所產也蠻僑之性本貪爲吏者毫髮無求則彼必
敬慕有求焉則以我爲可易矣故當示之以廉是三者
之言非無驗之言也夫富者贈人以財而仁者贈人以
言余不敢言仁然同察之義又不敢無言古今贈行之
言衆矣大抵多頌而少規而余於朋舉有規而無頌言
之他人必以我爲讒言之朋舉必以我爲忠於是乎言

魚鱗保甲編序

止盜令職也警盜尉職也令不能止盜故警盜之事始
切而尉之責始重臨湘前此盜區也其所以多盜有三

雙溪集卷三

十一

游手奇民遷徙無定一也逋竄黥徒出沒不常二也蕩
泊之家於林藪爲盜窟穴三也鄉俗閒往徃剽劫無
虛月吏士罷於奔命前縣尉三衢呂君謙始籍編戶爲
魚鱗保甲法選其丁壯聯什伍備器械斷賊蹊徑機察
之謹其遇有微鳴枹鼓衆則雲集盜皆緣手擒獲無脫
者由是臨湘無盜呂君去保甲備坐隨弛閱三年盜再
發於境巴陵簿趙君師移尉臨湘復脩保甲法視呂君
所規畫加詳焉於是奇民之游手黥徒之逋竄者俱無
所容蓋趙君臨事精悍御下嚴明往來田野毫髮無侵
於民故有所施爲民樂趣之是以盜賊屏迹境內按堵

具其事上之臺某曰趙君勤其官能如是尉之職舉矣若夫教足以馴飈政足以禁奸固有任其責者尉不與也

剗弊撮要序

曩者炎脫選調詣天官自念居無廬食無田難以需遠次遂來臨湘不知其自投且網也交游相厚者憂其殆相踈者笑其愚炎亦意首鼠不自定既至問何所取財無事與三尺法合者乃大悔且懼卽欲挈孥徑東歸時徽猷潘丈帥長沙炎走一介特書具道所以然潘丈復書曰見幾而作合璧去固善然一令不交職事朝廷豈

雙溪集卷三

七

爲是廢一縣况舍而之他亦猶是將何如第不爲己甚則民自知德老者之見如此熟籌之炎得書反復紉繹如陶彭澤元魯山高蹈遠引誠所未能遂留卽首與府史等要束雖一錢出納必書於籍以示民無欺然每一深念則背負芒刺食不能下咽寢不能交睫以病請告者屢矣州不許侵尋且三年危哉炎之措身於此也其能自脫僅如鬻毛耳適有天幸臺府奉上旨蠲減版帳無名之需憲使值秘閣丁公以救時行道爲心斂大惠施諸一路行部至縣俯已而咨詢焉炎竭情以告卽慨然拔拭一賤有司於垢污之中而膏澤數千戶生齒於

憔悴之餘提舉趙公之平恕合志行之太守劉公之恩
厚篤意承之居無何漕使大監薛公鼎來奉使郎中張
公又來二先生皆一時之望也顧炎何者凡有請無不
曲從數十年宿弊一旦剗革畧盡遂哀其顛末栗木以
傳然符移案牘重複煩碎觀覽不快迺掇其大要綴緝
之自爲一編簡而不遺詳而不贅炎所拳拳不釋者蓋
爲一已免於罪戾自喜又爲邑人瘠而肥病而蘇與之
同喜也故發其意於編首

送彭雲翔序

曩者炎浮食長沙泮林士肄業者踰百員時彭君圖南

雙溪集卷三

十四

雲翔嘗鼓篋其閒及炎去長沙二年試邑於臨湘雲翔
實來又二年佐郡於清江雲翔復來僕僕於行役栖栖
於羈旅每相見必以學問爲請今世之事應舉覓官其
所當爲就之不足以爲污不就不足以爲高雲翔將種
學績文以應有司之程度則上而達官貴人有聲於當
世者下而鄉黨庠序之耆儒見推於後進者皆可就而
學焉乃獨有意於炎之不肖何哉炎場屋陳人又沒於
金布之塵埃豈復可以論文雲翔爲計拙矣秋賦有期
辭予西歸於其行不可以無言大抵學者涵泳乎義理
使見明而識正志定而氣充其於爲善強立不反此根

株也榮華其言幸中於一夫之目此枝葉也培護其根
株豈然日茂者有之矣欲繁其枝葉而賊其根株枯槁
可立而待雲翔歸哉雖今秋與計偕明年奏第南宮傳
臚北闕枝葉將無所用而吾之根株不可一日廢其培
護之功也士之隨流俗以靡者多以慾蠹心利蝕義異
端賊正道皆吾根株之病也雲翔戒哉

東山集句詩序

風雅遠矣自栢梁賡詠以來詩體不一最後始有集句
曩時荆國王文公喜爲之有胡笳十八拍最高妙或謂
蘇東坡靳公集句索公詠几閒硯公第道巧匠琢山骨

雙溪集卷三

十五

不復更能措辭予聞文章天下公器非人口舌所能翕
張公有積李縞夜崇桃炫晝之句東坡謂自楚辭後無
人能道此語或者之說陋矣東山先生吾州前輩之賢
者來丞分寧吟哦二松千竹之閒其集句尤工孫居易
集而編之凡二百餘篇先生旣去而予來寓居居易出
以示予誦之終帙見其卽事體物委曲親切如肺腑自
出機杼無附離牽合之態使文公見此必擊節嘆服不
疑然先生非特胸中富於詩什也其學貫串經史根源
深長非如後來綴緝文字於舉子事業外叩之空空無
有也其蒞官爲政練達世務視書生誦紙上陳言不習

吏道者不可與爲比也抑又有進於此者先生年且七十矣面有光彩紅如渥丹視聽聰明不衰其殆有道以自養者耶若專以集句窺其胸次乃管中見豹之一斑云耳予弱冠從先生游故知之最詳遂書於編首歸居易藏之

清江集後序

士生而有才與有才而獲用用而獲盡其所蘊皆天也賈誼洛陽一少年耳而論事漢庭諸老先生盡出其下今觀痛哭流涕一書終西京二百年其文章議論未及之者誼之才高矣絳灌輩非其比也東京之末士方

雙溪集卷三

三

馳驚於功名而諸葛孔明龐士元隱約襄漢之閒不輕以自從人司馬德操曰孔明卧龍士元鳳雛也先主用之俱以爲軍師則其才有以先人未有以相先而誼之爵位不及絳灌士元之功業不及孔明何哉其才富其年嗇也誼之死僅三十有三士元三十有六耳然則生而有才才而獲用用而不盡其蘊人歟其天歟使誼不遠死漢之制度禮文不應盡襲秦陋士元尚存則先主兼據荆益可以北爭中原二君短命非特其身不幸也清江朱元成炎同年生也其爲人工屬文善論事而止四十遂賣其志以沒炎來丞郡元成沒已二十年矣從

其子達得君文一編讀之筆力驅馳意旨開闊可以高視輩流謝良齋爲序其文曰元成智足以決大疑氣足以任大事勢足以馳大名良齋許與不甚嚴而評元成斯言不浮也元成官爵不顯於時事業不著於天下而見於文如玉有白虹珠有五色雖掩於瓦礫汨於泥沙終不可奪其光彩使天假以年閱義理益精更世故益多而策天下事益熟可以不朽者詎止於是哉方今人物眇然士大夫勁特自立者蓋少故炎讀元成之文歎息以悲非特爲一同年生之無祿也

送吳夢授序

雙溪集卷三

七

乾道甲午予屏處雲溪士友攜琴書來相與肄業精舍者三十人時夢授在同儕中簡言語不妄戲笑人不知其內之開敏也與之論古今辨義理如珠走盤如刀破竹其言灑灑可聽筆端節奏抑揚時有金石鏗鏘絲竹清越之音其氣如良馬在御蹠躩始進不已也此於取一第如摘領髭耳同輩有聯翩登仕版者夢授藝實高反困於布衣未耦予官清江延夢授于門訓二三穉子屈指雲溪舊游凡二十有二年予恐日忘之此錄所以名而序之之意也若夫趣嚮異而離合之分殊窮達變而恭倨之情遷又有不可取必於此錄者矣

林待制奏議序

淳熙癸卯秋三山林公帥長沙時炎承乏泮林公察其
不諳又喜其稍有志於學也而盡以諸經解示炎所見
者有未合或反復論辨公雖不能皆從而亦不以爲非
自諸經解說外他文字未之見也紹熙辛亥調官行在
所陳英仲舍人初爲郎闕往見之從容道長沙舊遊因
出公奏議一編公時捐館一年矣相與嘆其文章雅健
議論縝切英仲曰壽皇清燕閣公舊章疏故自豫章召
還徑除夏官聖意所向蓋不止以從臣處公也炎得公
奏議如獲至寶以歸侵尋至今五年英仲亦逝矣私念

雙溪集卷三

此文豈終幽晦不彰泯沒而無傳然英仲旣亡見者猶
少則矣不可闕之篋笥也遂鳩工刻諸清江官舍而序
其編首曰公少有俊聲而沈潛六藝篤志於學蓋老而
不倦故見於文章筆力高遠難及指陳時事辨明得失
其言切而不浮直而不詭大抵通達之識勁正之氣惻
欵之誠與漢賈太傅誼劉中壘向唐陸宣公贊可以相
爲後先公曩帥夔門施之郡也有豪民譚汝翼者其勢
力可以挾守倖動臺府根盤蔓織久且爲亂公欲翦除
之汝翼與官兵搏戰旣敗反遁入中都訝於登聞公慨
然却天子之命殲其黨類施人以是德公而祠事之記

者謂公拔山以一臂扛鼎以半肩則仁勇之實亦可畧見於此特小試之効耳使公端委廟堂平居無事未有以逾人臨大節之際當如底柱屹立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不可誣也文字又其緒餘自昔漢俗病於軟美而以汲長孺爲鸞朱游爲狂晉俗壞於曠誕而以卞望之爲鄙唐俗弊於朋黨而以韓退之無所附離爲褊僻士大夫卓然不墮風俗以靡者難矣哉故炎思公之賢而有感焉不覺其言之盡也

送會鴻父序

慶元元年夏炎與鴻父邂逅於豫章時鴻父方名還匆匆語未竟卽別去二年冬自臨江來中都遂與鴻父偕爲博士尋相繼入三館自念場屋陳人留落已久而鴻父春秋鼎盛蔚然有聲於一世志趣所向疑若難於契合而鴻父與予交意良厚鴻父數丐補外丞相愛其材堅留之不可遂割滁陽之符以行於是僚友相與酌酒賦詩以餞之炎短於詩拙於文而又不得無言鴻父是行以奉親爲請夫起於布衣諸生甫踰弱冠對策大廷臚傳第二一旦聲滿天下今年僅三十有三卽處顯城之重具慶在堂其騶從供給之人趨走先後以待願指之使令而朝夕甘脆之奉不索自辦足以遂其承顏養

志之願爲子如此親亦榮矣滁陽又淮上佳郡泉甘壤沃而民風朴厚易以撫摩其賦入至簡部使者無所督辦他郡所莫及也求其山川登臨之要則醉翁遺跡在焉暇日婆娑覽瑯邪之深秀聽醴泉之潺湲游觀甚美他郡所無有也夫爲天子守千里之地入則有以娛其二親出則無符移督辦之煩而有林壑游觀之樂鴻父之自爲謀誠善然吾君吾相徇其孝養者特以責其忠報不奪其私者所以望其奉公竭節也燕坐江沱之南無意北方昔人以爲深譏劉昆敗祖逖沒晉之君臣終置河洛於度外至今無以杜議者之口今自滁陽北望不滿百里衣冠淪於

雙溪集卷三

三

封界穢於

志士獨能無

憾乎三國鼎立南北瓜分之際兩淮閒常爲天下戰場孫仲謀立塢濡雖曹操先計後戰不能爭也謝幼度師於淝上符堅擁衆山立不能抗也沈璞守一盱眙佛狸傾國南向往復再攻其城不能下也若謂兩淮無險阻決不可守抑過矣且挽強執銳儒者誠有所不能料敵情虛實決兵機勝負亦曰不能可乎哉羊叔子杜元凱貌甚不武其於軍旅之事如何也世之俗吏非習因循以苟目前則尚誕慢而饜富貴此二人者願何足與有爲而腐儒又多不通世務由是士稍有抱負語及功名

衆且姍笑愚心殊不以是爲然故於鴻父有望焉鴻父材力精悍試以一州蓋安坐談笑而有餘在予不能有所規甲科朝廷所重又以才諳將之異時入處華要階而升堂在予不必有所視故第以遠且大者期之矣老矣結茅南山種黍東臯不以世事櫻懷老者所當務也養其經綸之業以俟事功之會無令已失壯者所宜有志也與鴻父別幾二年非不深語而未始及此炎宜去而暫留鴻父宜留而始去要之人生會聚少而離別多故於其將行索言以爲贈

尚書小傳序

雙溪集卷三

三

夫子定書始自堯舜訖於平王凡百篇秦火煨燼之後伏生口所傳授才二十餘篇漢壁腐壞之餘孔安國手所校定止於五十八篇老翁幼女齊語之訛脫簡蝌蚪秦隸之變必有失其真者西漢諸儒經學各自名家其訓註行於今者惟毛氏詩孔氏尚書昔人有言孔安國說書不如毛公說詩毛公時發大義孔安國章句而已其說誠然然章句所以訓故不可畧也炎不足以知書之大義古語有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爲其緝衆腋而成之也今所解亦不過會緝先儒之遺論閒有未安者或以己意發之既終篇因序其大畧曰四

代之書堯舜言動載於二典禹之治水見於禹貢武王
伐功其畧見於武成周公遭變其要見於金縢其餘皆
君臣之格言至論蓋古史之所記也堯舜禹啓盤庚高
宗成康穆王之爲君臯陶益傳說召公君牙之徒之爲
臣正也湯武征伐與堯舜不同伊尹箕子周公進退去
就與臯陶益傳說不同變之正也正者道之經變之正
者道之權正權舉而聖賢之道盡矣

本草正經序

本草舊三卷藥三百六十有五種梁陶弘景附名醫別
錄亦三百六十有五種分七卷唐顯慶中蘇恭增百十

雙溪集卷三

三

有四種國朝開寶中盧多遜重定增百三十有二種嘉
祐中柴禹錫補註附一新補八十有二種新定十有七
種合一千七十有六種分爲二十有一卷新舊混并經
之本文遂晦今撫舊輯爲三卷序之曰衣有弊脰樽有
玄酒樂有土鼓葦籥存古也存古者何不忘初也世莫
古於上古人莫聖於三皇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
有素問等書醫在後世爲方技古則聖人濟天下之仁
術也古書竹簡火於秦易以卜筮存本草以方技存其
天乎西漢去古未遠班固藝文志序醫四種三十有六
家獨棄本草不錄淮南王安曰神農嘗百草滋味一日

遇七十毒醫方始龔樓緩少誦醫經本草方衍數十萬
言平帝元始五年舉天下通醫術者吏爲駕輅傳遺詣
京師時重本草如此固不可錄何也梁七錄始載神農
本草三卷或者謂初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謂之本草頗
疑其不然今考其書論藥性溫涼味甘苦多異殆古人
所附益非本文古之人能謹起居薄滋味寡嗜慾故受
病少醫又神聖則用藥三百六十五種有餘矣後之人
不能攝生風濕寒暑侵其肌膚勞苦無極敝其筋骨飲
啖無度傷其腸胃嗜慾無已竭其精髓故受病多醫又
工非和緩巧非扁鵲倉公故用藥一千七十有六種而
猶若不足是以刪取本文三篇以存古又以倣庸醫和
緩已遠扁倉不生藥視古三倍庸醫借此射利幸而中
攘臂有矜色不中病者死醫蓋自如與操又殺人者相
去幾何噫

雙溪集卷三

三

讀易筆記序

未有契書之初羲皇畫八卦文字生焉則易之有書由
畫也畫以數起數之用於占者雖未能學至其本元河
圖起於天一地二而變於九六七八天一之畫奇其數
以太陽之九地二之畫耦其數以太陰之六著之用衍
以少陽之七七卦之重定於少陰之八八此學易所通

知也由數起畫畫者象之所寓象者理之所託也舍象則理不著矣舍畫則象不明矣故三畫爲八卦六畫爲六十四卦畫變則象異畫不變則象同象有體而理無迹也有體則顯無迹則隱本隱以之顯聖人立象之意也卽顯以索隱學者觀象之方也文王猶懼後人有不可見故發其凡於卦之象周公又本文王之旨著其變於卦之爻爻象之辭具而於象與理可以見其端倪矣雖然聖人之經或言約而旨博或語密而義深讀者未必遽了非文王周公故隱而不發也開其端於言之中而存其意於言之外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則象所蘊

雙溪集卷三

三

蓄義味深長可玩而不可厭也尼父生知之聖也而讀韋編三絕且曰假我數年則於易道彬彬矣十翼訓釋不憚辭費學者豈得易言之哉秦焚古文字易以卜筮之書幸存此天地神鬼之所護持以詔來世而自漢以來易道不明焦延壽京房孟喜之徒遁入於小數曲學無足深誦而鄭玄虞翻之流穿鑿附會象旣支離理滋晦蝕王弼承其後遽棄象不論後人樂其說之簡且便也故漢儒之學盡廢而弼之註釋獨行於今然木上有水爲井以木巽火爲鼎上止下動爲頤頤中有物爲噬嗑此四卦雖弼不能削去其象也夫六十四卦爾豈有

四卦當論其象六十卦可畧而不議乎弼之言曰筮所以得魚得兔而忘筮蹄所以得兔得兔而忘蹄言者象之筮也象者意之蹄也舍筮蹄無以得魚兔則舍象求意弼亦知其不可而猥曰義苟在健何必乾始爲馬類苟在順何必坤始爲牛是未得魚兔先棄筮蹄之說也或者知象不可去既不能盡通又不肯闕所不知爲之說曰易之有象繪書有譬喻詩有比興也象不可去亦不必泥得其意足矣此與弼說無異亦未爲確論也夫易三聖人所盡心也立義深於詩書而措辭嚴於春秋書之有譬詩之有比惟意所之初無定旨易象反是以

奇耦之畫摹寫天地萬物之形似而寄六十四卦之中一卦六畫畫有此象聖人卽著之於辭畫無此象不泛然旁引曲取也豈得執詩書比喻爲例哉前輩常有疑其不然者故於象數求之加詳然綴拾先儒舊說嚼糟粕之餘失甘香之味其所發明無幾耳炎讀易三十年不得其門而入歲辛亥始脫於縣之厄明年歸自都僑寓古艾杜門掃迹尋繹舊學久之若有所悟譬猶往來習熟於山海之間雖未能手探寶貝而寶氣所在或望而見之因釋然笑曰觀六畫之象而未合於爻象之辭是未得其象也玩爻象之辭而未合於六畫之象是未

得其辭也象與辭未能融會而曰得聖人之意其中否
特未定也管蠡之見何足以窺測高深本之於畫驗之
於辭對觀互攷二者如合符節則筆記之其未達者闕
焉以爲聖經不可易知固不可強通也而河南邵子曰
畫前有易刪後無詩不特以象爲可忘且併以畫爲可
遺其說高矣易而可以無畫不知三聖人盡心於此以
垂世立教者其旨果安在哉或曰然則易盡於畫乎曰
易者變也其變始於乾坤自乾坤而上天地開闢一乾
坤也吾身動靜亦一乾坤也而畫能盡之乎自乾坤而
上不可以象求以通變而不窮者命之曰道藏用而不
測者命之曰神立獨而無對者命之曰太極而畫能示
之乎雖然無畫而可以體易伏羲文王之事也有畫而
後可以語易學者之事也不玩周公尼父之辭而曰吾
求易於六爻之外此捉風捕影之例也炎不敢知已矣
將以此得罪於傳道之賢哲未可知也將以此見取於
知古之君子亦不可知也

東都紀年序

東都紀年三十卷述九朝歷年行事成書也慶元三年
八月炎奉詔自太學博士入秘書省爲郎明年兼實錄
檢討尋入著庭爲佐郎又明年爲軍器少監而職兼檢

討如故於是金匱石室所藏炎皆窺見副本因念漢人荀悅唐人柳芳吳兢輩於當代正史外皆自著書成一
家言悅有漢紀三十卷芳有唐曆三十卷兢有唐春秋
三十卷獲與正史並傳炎今援是比用國史本紀參考
爲紀年一書於三朝本紀其辭頗有所損於兩朝四朝
本紀其事或有所增視李燾長篇熊克通畧炎不如其
博王稱事畧本紀炎竊病其簡豐約中度炎固不能而
私有志焉又隨所紀附以提要凡爲三十卷提要之目
有二曰註則有所辨曰證則旁叙其事也炎又伏念神
宗皇帝嘗詔曾鞏以三朝兩朝國史合爲一書鞏雖承

雙溪集卷二

三

命書不果成愚乃欲採掇九朝故實合三爲一甚見其
不知量然所述止於本紀不及志傳是以忘其狂斐懷
不能已畢力編摩書未及成會炎負罪去國居閑處獨
再加考訂今方脫藁不敢秘在私室謹齋戒練日進於
天庭故序所以記述之意於右起建隆庚申訖靖康丁
未百六十八年一祖八宗創業守成宏遠之規模與夫
庶事之弛張忠邪之消長夷狄之屈伸其大畧可觀矣
雖不足以發揚宋德之代光明韶惟陛下寬肅斧之誅
賜以一覽若幸而獲傳庶幾無愧於荀悅柳芳吳兢輩
炎死且不休謹序

程允夫集序

予與程允夫居同邑學同術允夫在輩流中籍籍有聲而予出處差池未之識也及隨牒宦遊始邂逅於廬陵見其說經史論古今疊疊令人屬耳不厭於是始恨相識之晚允夫亦爲予傾倒底裏過於舊交予自清江秩滿入中都爲博士久不聞問因詢鄉人之來者則允夫已捐館舍矣又四年予始來歸其壻黃君昭遠集允夫所著詩文屬序予讀之終篇大抵理勝而詞彩附之洵鍊灑括俱不苟作蓋允夫早名薦書晚綴仕籍素所蘊蓄不獲見於事業而惟寓於其文故所成就如此此足爲不朽計於地下無憾矣昔者先友竹溪居士張公公子嘗爲予言爲文猶之善釀稻秫必時麴蘖必齊水泉必香投於一器既熟去其糟粕沈濁在下菁華在上其色澄清其氣芬郁其味醇旨此良醞也惟文亦然讀允夫之文者當以是觀之

二堂先生文集序

炎昔從先大夫讀書於不窺齋是時北山翁卽世方十有四年其遺文編次整整無遺逸者然炎才年十四五學作舉子文字未能詳觀縱使詳觀而未能識其旨趣其後挾琴書鬻文以餬口旣得一官隨牒奔走於四方

曩時家集雖欲一見無由矣中閒解臨湘縣印歸里中其孫疇屬炎序炎卽如江西寓居久之爲序一遍附歸而翁之文實未嘗得熟復披閱也去年自楚東罷歸首求家集已散佚不存再三搜訪乃於其曾孫從之處得書啓雜著二帙又於族孫實處得古律詩一帙合所得編次之分若干卷蓋所有者十之六七亦非全書編次畢喟然嘆曰此天下之傑作也其初也秘而不傳其後也佚而不傳失今不搜訪且將湮沒無傳今幸傳矣雖然所傳者翁之文也文之外有不傳者炎咨嗟痛惜不止於喟然而嘆也翁守上饒日清溪之盜因時昇平騷

雙溪集卷三

三

擾東南陷睦陷杭陷歙陷處陷婺陷衢處之守臣彭汝方死之其餘不走卽降賊乘銳來犯上饒翁以孤城捍其鋒屹然如巨防之制水奏用其屬吏鉛山宰王舜舉爲倅使守城監鑄錢院高至臨使提軍出戰而翁調兵食籌守戰之策以授二人使行之賊攻城不能得志其氣稍衰退屯柳家都至臨夜率閱士銜枚火其營塵戰賊狼狽敗走乘勝遂復衢州奏功徽宗皇帝嘉嘆降詔褒獎進官職二等王黼方當國與公舊有嫌媚其功用御筆改知嚴州上意悟復還信州翁於是作二堂摘詔中語榜以示喜後樂以侈上之賜而黼銜之不置嗾御

史傳犬所憎以快意會憲臣張宛者節漸中翁論

是以詔旨逮翁欲泄積忿鍛鍊無所得獄吏曰如是不免煩朝散一行翁慨然曰天乎有是哉吾爲人子豈可牽連坐白親入牢戶乃自誣服坐是流離竄逐久乃還家高宗中興呂元直丞相當國知公之寃乃爲上言其無罪盡還舊秩驛名請行在所連降詔促其行未至以淮上多盜遂知無爲軍繼而賊方擾江東漕使朱公異奏知信州張琪踐蹂宣徽制置使權公邦彥奏知徽州而公已老矣遂解印以歸歸六年終於牖下近年郊升鄉師古爲守屬羅愿端良修新安志有族子館於郡壁端良問公出處本末族子無遠識不能爲翁辨誣又不能明翁之功翁之子孫亦不以告端良遂畧而不載然信之功有天子之詔有內翰汪公藻二堂之碑有信州寓公寄客數十人破賊保城詩頌燦然如五緯七宿光芒在天志雖不書未足多恨炎嘗執筆隸太史氏石室金匱所藏皆得見其副墨意公姓名必載諸汗青然非特不得立傳徽宗皇帝紀中於公破賊一事不書又求之方臘傳中首敗於信州一節亦不書蓋王黼用事於內旣媚公之功而童貫握兵於外又欲自專其功故汝方死賊之節見錄而吾翁破賊之功見遺史臣將

無得而書也昔者漢之韓安國唐之郭元振皆凜凜爲時名臣而晚節偃蹇困躓不振然名在冊書于載之下尚得見其行事而知其爲賢翁之智畧才氣足以傑立於萬夫之上見於小試不見於大用而聲烈奇偉如此儻翁得志謀謨中朝則其所成就者從可知矣不幸以無罪爲小人所誣以有功爲小人所掩重不幸其姓名不著於冊書日遠日忘且將無傳於來世炎之咨嗟痛惜者在此故因次其遺文懇切言之不能已也翁之詩大篇春容而力常有餘短章清美而意無不足他文亦有典有則皆非苟作識者當能辨之無待炎之稱贊翁諱棕改諱愈字原道官至朝請大夫職至秘閣修撰晚自號北山老人今題其餘文曰二堂先生文集者著信州保城庇民之功也

南牕雜著序

先大夫平生詩文遺藁題曰南牕雜著諸孤不天先大夫捐館舍於今四十有五年其不肖炎用先大夫之學僥倖登科處則鬻文以補伏臘之不給出則隨牒轉徙餬其口於四方歲月侵尋許久而遺文未及編次追念先大夫事祖母太夫人極愛敬問起居視飲食日日皆有常節有疾不離左右藥必嘗而後進承顏養志唯謹

執喪苦次三年不飲酒不如輩不入私室事兄嫂致恭且順行之以禮終其身無違言教兄子以詩書不啻如已子閒有悖之者待之泰然如常時未始含怒燕居與先太宜人相敬如賓未嘗見其疾言遽色御臧獲有恩意蓄產二字不出諸口隱德與行如此可以追配古人矣不肖旣不能發揚其幽光而遺文在篋手澤如新又不能編次成書跼天瘠地何所逃罪自臨湘解官歸里又攜遺藁如分寧及臨江解官入中都歸故里遺藁留分寧寓居遠不可卽致儻更失於倉卒大懼湮沒無傳何以見先大夫於泉下乃訪於親舊得其副墨所傳者合爲一編分若干卷蓋所佚者三分之二尙俟他日取分寧所藏本足之

樗叟詩集序

樗叟王氏子字至鄉於先大夫族孫行也少從先大夫學炎與之友良善先大夫旣沒炎宦游四方而至鄉浮沈里中挾琴書鬻文以爲生炎每歸與相見惟話舊論文不厭塵俗事一毫不掛牙頰不相見雖千里尺牘問寒暄無虛歲及炎自中都罷歸而至鄉已亡其子天隲哀至鄉詩文釐爲若干卷屬炎爲序至鄉少時意亦欲馳騫當世其爲文引筆壘壘不休然性簡率胸次無城

府好莊周書李白歌詩頗自放於酒累試有司不得志
晚白號樗叟遂棄舉子事業而專於詩雖若不甚經意
而屬詞精確用韻妥貼他人竟不能也又愈出愈富前
後無一語一聯相犯詩之大畧如此可傳也至卿始薄
有田園不計有無久而貧桑柘數畝茅茨數椽處之泰
然不特其詩可傳其人固可尚也故併著於篇首歸諸
天隲使藏之

冰玉老人集序

炎弱冠時先大夫與諸父唱酬有上元雪詩用崢嶸字
韻炎不揆斐然成一篇綴卷尾有麓山聳處尙崢嶸之

雙溪集卷三

三

句先大夫爲一啓齒轉至諸父處族伯父鎮江通守見
之莞爾笑曰上用麓山事於押崢嶸韻有意思吾輩
不如後生欣然談笑忘倦其教誨獎提良厚後四年當
紹興辛巳先大夫棄諸孤又三年當隆興甲申伯父捐
館又五年乾道己丑炎始登科而先大夫與伯父皆不
及見炎心切切然爲恨自己丑距今三十有七年炎髮
種種而伯父之後亦衣冠零落不振矣每一念至此喟
然太息以悲去年其曾孫師楚持畫像來炎敬贊之曰
不問有無知其如冰玉之清不校通塞知其如金石之
靜所懷不試是曰有命繪事彷彿神清氣定凜然如生

見者起敬文雖不工蓋紀實也今於族弟夢宣處得家
集編次釐爲若干卷讀誦其詩文而味其意旨竦然如
立乎几杖之閒慨然如聞其聲歎之音詩曰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矣於伯父雖欲勿思烏
得而勿思自伯父云亡矣雖竊進士第學不加進而曩
時爲儀曹郎因賤表諸公頗相稱許追惟所自伯父教
誨之力爲多今編次遺文不敢無語敬叙其編首曰伯
父今人與俱古人與稽內不立城府外不事邊幅故發
於詩文易直平淡如行雲流水讀之文從而字順玩之
理到而味長與繩削織績以爲工者異矣自號冰玉老
人故題曰冰玉老人文集若其出處本末矣將爲小傳
以著其詳

雙溪集卷三

三

綠淨文集序

綠淨文集族伯父萬載承所著也古律詩四十詩頌三
偈一表箋十有七書二序二述一墓表一樂語一長短句
一釐爲上中下三卷公諱詒德字子輝北山翁長子
才氣秀邁輔以淹博之學由鄉貢入太學三試南宮始
中選未及庭對而歿矣少時聞諸父皆推公能文然不
獲見其片言隻字近方於公從孫從之處得詩文一帙
亦非全書編次篇目如右其漏佚者不可復得矣公少

從三衢毛達可學其文逼真達可見之擊節稱善今所
編次其詩文皆有典則節奏清越步驟蹀躞而超卓之
才秀傑之氣於文字中尙可見其彷彿而炎於心有感
焉集中所言三三叔者族祖墻東先生也真老者從伯
父小雲溪翁也文剛者族伯父鎮江通守冰玉老人也
方其時王氏爲婺源著姓而人物文彩彬彬如此墻東
氣豪健自負不薄而老死於布衣公與小雲溪翁又皆
早世其年僅及三十北山翁悼公詩有云皎然玉樹照
珠林俊逸天才變不群天上樓成要作記地中官闕去
修文當年暫泊嘗經此今日重來獨念君撥置清樽雙
淚落人閒此恨豈堪聞嗚呼三復此詩云亡之嘆豈直
父子真情宗族中有識者所共也兩翁二父炎皆不及
見惟於冰玉老人獲侍杖屨承教誨然捐館舍亦四十
有二年矣山川如舊人物皆非此炎所以起九原可作
之念不覺爲之墮睫也

懶翁詩序

詩文當論工拙不當論窮達達者未必皆工窮者未必
不工也唐人尙詩士以能詩取高科登達宦者接踵然
王昌齡孟浩然孟郊賈島之徒其身至窮而言語之工
有不可掩沒者文章天下公器其品級高下常定於公

論非私意所能翕張富貴利達則其言語常重貧賤窮約則其言語常輕乃區區世俗之論識者顧安取此哉從兄懶翁壯年慨然欲以翰墨自見於世題所居之室曰鐵硯其學貫穿經史其文自出杼軸不肯蹈襲而終以不耦今年老惟誦佛氏書不輟其意若有所悟解而不能釋尤喜蒔花卉欲以觀造物之巧其心樂之不厭也出則徜徉里巷閒好事者飲以酒卽徑醉絕口不談世事入則蕭然茅茨之下淡泊無營素嗜詩今亦不復吟咏親舊閒從索所作乃哀其舊稿凡若干篇以書來屬爲序誦之終編見其語精而意婉如孤桐之琴清玉之佩節奏鏘然知音者聞之自當屬耳非一人之私言也郊島困窮詩誠工語多酸寒且有怨懟翁則不然辭氣恬淡而和平不激不戚所得有存乎詩之外者可以爲賢矣翁名綱字德維姓王氏晚自號懶翁

送曹成之序

談地理吉凶如魏管輅晉郭璞唐泓師世不可多見子本不曉此亦不甚信此中更憂患三子短命老婦淪謝或者歸咎先壟不吉予始惑之自楚東罷歸謀葬亡婦慮術者不可信搜集諸家地理書考其本末如入式歌八分歌指意或可取其言已不雅馴其次銅函記金華

經宗廟秘訣等書未免溺於一偏不可盡用又其次有所謂行程記龍子經猥俚士大夫不復可稱說矣古書惟狐首經及郭璞葬書尚存論地理當以是爲祖而庸術往往不讀或讀之句讀旣誤字音又訛其義則懵然不曉所挾以求售者貪狼巨門星有吉凶紫縹紅旗氣有吉凶青囊飛星壺中放水之類皆變換名目務爲度隱欲使人不可曉者其大要不過變卦生絕五行盛衰而已而專務誑惑流俗縱橫射利陷人於禍患者良多予察見其誕凡登予門者多却而不受同郡曹成之獨不然狐首經郭璞葬書尋龍七星歌覆誦如流其論地吉凶皆有據依非億說罔人於地里家鐵中錚錚者也然性不肯異詞色以求容故聽其言者皆不喜術雖精反不如庸術能售予謂此非成之之失聽其言者之誤也謾我者言甘而用其言後必有禍忤我者言苦而用其言後必有福善擇禍福者不以言甘爲善言苦爲憎斯謂之智矣成之不可謂世無智者堅守其術而不變可也

松臆醜鏡序

三山鄭中卿來宰婺源予郊居杜門相見不能數閱一見相與論古今成敗得失商天下利害如指諸掌而緒

及於文章其言灑灑使人屬耳忘倦予因知其蓄之淵
淵軫之源源也久之中鄉始出平日所著示予其別有
六一梅隱二哦松三南遊四北轅五經論六詩餘而總
目爲松牕醜鏡且曰廬陵曾幼度嘗爲序請益之予視
幼度之序已詳尚何言然不可以無言先秦古書不論
西漢以文名世者自賈誼始政事一疏過秦一論鵬鳥
一賦筆力頓挫卓詭此天下傑作也誼之後文章支而
爲三晁錯之文出於雜學主父偃徐樂嚴安似之而宏
博不及董仲舒之文出於經術公孫弘劉向似之而純
正不及枚乘司馬相如之文出於楚騷王褒楊雄似之
而妙麗不及是三者如淄澠合流而異味非易牙莫能
辨也自漢而下以文鳴者雖接踵而古人秀傑之氣渾
厚之質蕭散之趣衰矣至有唐詩稱李杜文稱韓柳然
後唐之文方駕乎漢之文至我有宋文有蘓歐古律詩
有黃豫章四六有王金陵長短句有晏賀秦晁於是宋
之文掩迹乎漢唐之文夫自漢至今上下二千年間卓
然名世者不三十人噫難矣哉今前輩凋謝翰墨中未
聞有與古人比肩者予得醜鏡閱之議論以意勝詩以
格勝詞以韻勝中鄉雖慨然以文鳴自許是誠無與多
遜而乃自以爲醜不以爲美何也豈不足則誇詡有餘

則貶損故耶雖然此一說也而予又有一說予觀韓柳元和聖德詩與平淮夷雅十琴操與饒鼓歌送文暢高閑與送浩初序未知孰優孰劣至羅池廟碑鄆州溪堂詩奔軼絕塵子厚不止交一臂而失之矣是故東坡斂波瀾而爲簡嚴金陵去繩削而爲閎雅豫章罷追琢而爲高古皆其老筆如此夫文生之於才養之以學將之以氣中鄉才高而學博其氣不挫今日之文可幾於古他日之文又過於今其名世也孰禦

五顯靈應集序

凡郡縣必有明神司禍福之柄庇其一方在吾邑則五

雙溪集卷三

三

顯是也閩境之人旦夕必祝歲時必俎豆之惟謹神之靈應不可殫紀然當論其大而畧其細可也地方百餘里民近數萬家水早有禱焉而無凶饑疾厲有禱焉而無夭折其庇多矣餘威遺德溢於四境之外達於淮甸閩浙無不信向靈應孰大於是若夫時出變異以聳動愚民之耳目此特其小小者耳邇者太常加封以聰明正直之德著於顯號非論其大而畧其細歟夫神人一也神廟食於一方如長吏祿食於一州一縣也爲長吏者廉以累其身公以平其政愷悌以撫其民是謂循良若其貪若其私若其薄則於善之大者無稱焉或能決

一疑獄察一隱慝豈足以爲賢哉故論神之靈畧於其
大詳於其細非特識者疑其近誣神亦且以瀆矣或者
曰如公所言則神之靈應皆無庸編輯乎曰事神者敬
而已矣不因靈響而敬心常存者君子也因靈響而不
敢不敬否則慢者愚民也神之意將假是以警愚懾其
凶戾而生其善心存而不議不亦可乎

祖墓經界公據簿序

王氏居婺源之武口至炎十世墳墓皆去家不遠當其
盛時同居聚而食者五千指以義相保松楸皆百年合
抱之木無侵犯者至炎六世祖三四府君行義信於一

雙溪集卷三

四十一

鄉稱爲長者始聚書教子孫其嫡長孫官至部使者是
爲雲溪翁府君歿雲溪兄弟二十有六人析居分書該
載祖墳四至內不許伐木作墳造屋違者族人相率聞
官治其罪墳必改屋必拆不得以俟良年爲辭其約束
非不堅明然子孫閒有不肖者既不保家又不能持身
於是睥睨丘隴而尋斧斤焉而加鋤耨焉甚者書契券
而鬻其地焉此炎宿心也天假之年荷祖先遺澤獲登
仕版自乾道己丑逮今四十三年九世墳墓剪伐者耕
墾者稍獲之鬻而屬他人者稍復之蓋四十四年閒日
夕往來於心不能釋然今老矣哀集族人田產文書歷

考先世墳墓地段等色畝角四至自始祖石門府君而
下畫一開述籍而記之具公牘告於縣大夫邸押爲照
庶幾他日無散佚不可援以爲據之患子孫觀此則先
世墳墓可指掌而見矣因爲之說曰昔子路去魯謂顏
淵曰何以贈我顏淵曰去國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
哭展墓而入也古之人其重墳墓如此而況可尋斧斤
乎而況可加鋤耨乎而況可書契券而鬻之乎夫抵萬
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重墳墓所以重本也重本義也忘
本不義也薄於義者祖先不享天道不容鬼神不佑厚
於義者祖先享之天道與之鬼神助之視前之失以自
戒視後之善以自勉墳墓全矣雖然炎諄諄有言爲中
人慮也子孫若有賢者將立身揚名以大其家以顯其
先以爲九泉之下之光何待予之言也嘉定四年秋七
月朝議大夫知湖州軍州事前軍器監婺源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十世孫炎謹序

續九族圖後序

王氏居武溪爲婺源望族自唐季迄今三百年相傳十
餘世矣族屬繁衍昭穆不可無序親疎不可無辨曾伯
祖雲溪翁嘗爲九族圖雲溪翁歿曾叔祖四八府君又
別疏本房世次而係其詳府君歿七十年矣而王氏之

族枝分派別益以闊遠叙昭穆辨親疎尤宜詳審族姪
大中本雲溪翁所圖而爲譜以續系之其闕不無脫漏
亦百之一二耳更詢訪其脫漏可補也然予觀此圖於
心有感焉夫人之所以貴於萬物者爲其生而有知而
又有義也薄於義則雖兄弟子姪功總之親猶路人也
況其疎者乎厚於義則服屬雖盡邇而上之同所自出
皆骨肉之戚也况其親者乎雲溪翁之序有二其前序
曰我王氏盛時聚而居者三數百人鳴鼓而後食家之
內外井井有條肅如官府此篤於義者之善也其後序
言今人視兄弟如讐顧子姪如盜賊以財相妬以事相
陷貧不能相保禍不能相扶此薄於義者之惡也讀其
序者由前之善以自勉由後之惡以自儆可也王氏今
視昔稍替矣盛必有衰廢必有興非特天數亦人事也
後有賢者力學以發身明義以睦族一洗風俗衰薄之
弊王氏其再興乎吾老矣不及見安知來者之無若人
也

世系錄序

王氏居婺源之武口自唐至今十有四世矣曾伯祖雲
溪翁始爲九族圖叙其世系蓋止於八葉族姪大中乃
續爲文譜而世系始全矣採掇二書以爲王氏世系錄

八世以上以雲溪翁之圖爲據九世之後按大中所續之譜而書之補綴其一二闕遺更正其一二訛舛所載詳矣然其間有湮沒不振不能自著其名字者有轉而之他歲月既久不相聞知者無由書之蓋亦詳而未盡也王氏出自太原其傳曰唐左散騎常侍仲舒之後自元和迄於廣明不過百年其傳則猶可信廣明中自歙之黃墩徙家婺源者諱翔是爲武口王氏之始祖其所以遷不可知也始祖惟有一子諱延釗是爲二代祖也歿於建隆元年有子十人名皆從仁有孫二十四人名皆從文有曾孫五十一人名皆從德二代祖塋於舊居之側其地號三萬林由建隆元年至天聖二年凡二十有五年以義同居者四世闔門三百二十有六人食指衆產業少不免析居此王氏最盛之時也於是遂爲婺源著姓析居之後未幾卽有貧不能自業者切意所以析居必有敗群者廁於其間故其勢聚而必散殆不專爲食指之衆產業之少而用度不足也久之丁黃之籍視曩時殆且什百而三萬林東西十里閒王氏屋宇相望以才自奮者登科入仕足以顯榮其親而猥下者或至於目不知書以智自將者治生殖產足以豪於鄉縣而困頓者或至於無立錫之地由是舍去不顧爲浮屠

之徒者有之棄其親戚墳墓徙於他鄉者有之爲耕農
爲舟人爲負販之夫以自食其力者有之爲百工執藝
事以自食其伎者有之甚者不能自立而自僱於奴隸
矣夫不以奴隸爲羞其人誠不足齒而載於譜牒殆穆
可叙苟亦以奴隸視之古人之待同姓恐不如此然猶
有可諉者爲其疎也若夫兄弟同產也兄之子若孫同
堂而居同爨而食者也可謂親矣或者以財相妬以事
相陷至於視兄弟如仇讐顧子姪如盜賊如雲溪翁所
嘆息者徃徃有之四世同居之義掃地矣然則王氏之
族或興或替豈得一切諉之於天哉夫仁不忘祖義不
遺族古之制也今人不如古久矣善治資產者謹身節
用不犯非法不爲非禮以廣其衣食之源學而入仕者
習詩書尙禮節近賢士遠小人以保其衣冠之緒而推
以待其族屬雖不能盡於古義誠能隨其親疎遠近之
宜喜則相慶憂則相弔患則相救貧則相恤量吾力所
能及而行之不失古人爲義之意王氏尙不替也豈惟
不替天將相之王氏必興

贈姪彞鄉序

吾族家武口今不如昔其不振久矣蓋自炎登巳丑第
迨今四十有五年中間德瑩景明二弟預鄉書又二十

有四年而未有能振以起之者居常念此未免仰屋而嘆族姪彛卿攜所作見示老者未免直辭以攻其短迨今一再作已能融化其半又爲釋然而喜今挾琴書往海寧不可無辭以告夫學以師友爲重師固吾所當敬友尤當擇勝已者荀卿曰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貌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至言遜而後可與言道之理禮之不恭貌之不從言之不遜師友未必樂告縱或告之亦有懷而不盡此其所欲言者一也夫文以理爲主理必講學而後明魯論日宜勤誦子思之中庸孟軻之七篇初讀若甚乎無氣味熟讀之精思之有至味存焉得其旨趣然後發而爲文其論必高其文彩必勝不然淺陋之說耳此其所欲言者二也前輩謂讀人文字不當看其佳處當看其失枝落節處夫失枝落節固文之病學者爲文病不在此宜自察其病而矯之病在浮冗宜讀文之精密者病在卑弱宜讀文之高古者病在生澀宜讀文之圓熟者病在氣短宜讀文之逶迤詳緩者欲識文之精密當於張文潛求之欲識文之高言當於曾子固求之欲識文之圓熟當於蘇子瞻求之欲識文之逶迤詳緩當於歐陽永叔求之等而上之漢有董賈唐有韓柳可以觸類而推矣觀古人之文識其步驟開合更

加陶鍊彙括之工豈特可以鼓行場屋哉古人亦人耳
未有不可學者此其所欲言者三也經曰攻崇惟志業
廣惟勤志之先立加之以勤何行而不可盡勉之哉

雙溪集卷三

吳

雙溪集卷之四

宋王 炎晦叔著

族孫

榜崑圖

機心圖校

記

醉經堂記

士志學必志乎道六經載道之器也聖人詔天下與後世者甚厚也故志乎道者其學自經始而今之學非古之學也士方未得志取聖人經伏而讀之蓋心乎富貴利達也師弟子之所討論訓詁之所解釋與夫出於新意者例皆求諸其言而以爲議論文章升於鄉試於禮

雙溪集卷四

部策於廷幸而在選衆必指之曰是通經者也而其人亦以是自居吁吾不知夫聖人作經其果爲後世求富貴利達者說歟不然則以言語求經是守古人之糟粕也必於言語之外索焉然後爲有得矣古人之得志不忝不得志不戚蓋進有以行是道退則有以善其身能於經有得者也而今之富貴利達者未必能是其窮而在下者未必不能是以窮達論學術君子不與也吾里程君彥信隱居以自晦故非亟於利達者其人明白簡易不見圭角不立町畦以其行於身者率子弟故其子弟多長而又篤以學儲書於堂榜之曰醉經屬記之以

識其意矣曰是不可不記嘗聞聖人之經其法簡以嚴其文約以典故學焉而易知其言淵而微其味淡而不厭故易知而難窮習之不熟思之不精切磋琢磨之久藏脩游息之不誠經之味無能涵泳啜嚼也予知程君訓子弟於學者有本故願爲之記因并書其爲學之方以告其子弟而於富貴利達在所不論非禁其爲彼而強其爲此也熟於經而有得於道祿在其中矣

汪端公祠堂記

婺源東九十里曰鱗溪居人惟汪氏一族其始祖曰端公以官稱也唐大中閒汪氏自歙徙而來此至今十傳

雙溪集卷四

矣李氏時盜賊蠱起端公以勇畧選爲三梧將捍禦鄉閭拒賊死之衆慕其義遂立廟鎮旁而鱗溪咸思僧舍亦有祠像在焉鄉人奉事甚嚴春秋祭祀以時歲久廟壞碑仆十世孫叔謀曰廟祠不存則無以揭虔妥靈然立廟重事祠宇敝盍新之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効力旣訖工來請記炎竊惟汪氏得姓自魯潁州侯始童子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夫子正色稱之汪氏之名遂號經史及隋末越國公奄據歙宣杭睦婺饒六州之民廟事之游以陰功進爵爲王而汪氏由是滋大惟端公之賢其忠義似童子其智畧似越公惜其地偏位下不克

焜耀於時然而生則有勞歿則有靈廟食不絕亦可謂
豪傑之士矣故我先提刑雲溪翁及通判何公侃俱記
其靈異之跡傳言不誣則端公位雖不登祀典奉以祠
廟宜也公諱濟春秋三十二歲階至銀青光祿大夫勲
至上柱國官至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一子四孫
舉族二千餘指餘慶所鍾蓋有所自云

文富軒記

予外家鱣溪二百年其業儒自外伯祖四友先生外祖
鱣溪老人始四友至慶老不廢詩書四世矣慶老於居
左偏闔便坐爲軒設几席列編簡督子弟肄業其閒而

雙溪集卷四

三

問名於余余取夫子之言以文富名之客或問其疑曰
富亦多術矣田連阡陌倉廩雲翻糶陳積新藏鏹塞屋
力農者之富也舟有重載陸有輕賫百萬爲貲倍再取
利商者之富也業儒爲文何富之有哉饑不可用於粟
寒不可用於衣何富之有哉予曉之曰子之言野人之
言也予之言先聖之說也學者於斯文考諸經典以廣
其見聞參諸師友以辨其疑惑潛蓄於胸中是謂文德
形於威儀文之表也發於議論詞章文之華也是文也
其孝友用於家斯爲家之令子矣其信義用於鄉斯爲
鄉之善士矣其廉謹用於官斯爲州縣之良矣其忠勤

用於國斯爲朝廷賢臣矣等而上之處三公之位而不爲泰受萬鍾之禮而不爲溢由此言之富於財者積之而易散用之而易窮富於文者愈積而愈富愈用而愈不竭其富也農商云乎哉客不能答夢老曰是足記矣願使子孫佩服而行之予曰諾遂書以爲記

逸老堂記

吾邑之東七十里有泉石清澗川谷環美處昔人名之曰小桃源里人詹氏奕世居之近詹氏之秀曰元德又於其閒尋幽擇勝青山白雲之地築室數楹號逸老堂以樂天年使來求予書其扁且曰子并爲我記之予亟

雙溪集卷四

四

辭來重而道遠也故覆之曰寓形於覆載中幸而造物者錫以難老則盍日致察焉曰吾老矣氣其益壯乎年高矣德其彌邵乎如氣之索而弗壯也德之棄而弗邵也是不可不致力也雖欲逸其可得乎吾孔子童幼志學進於知命耳順似可已矣而猶慮夫我之所欲豈無踰吾矩其心皇皇然曰是吾憂也其時年七十老矣而且若是而奚遽取於逸哉有莊周氏者習黃帝老子虛無清淨之談遂私其意見筆於其書乃曰大塊勞我以生逸我以老彼蓋自足其身向也逐逐今也無營向也波流今也淵靜殆若以勞爲可厭逸若可喜者是惡知

夫少之勞也未始不逸而老之逸也果何以忽然人之老也蓋亦無可逸之理請嘗言之麗者皓齒視聽不衰逸也帛足於體肉足於味逸也子孫繩繩有事服勞逸也逸之道於斯而已矣曰未也玩世味必薄也脩人事必盡也造天理必深也役物而不見役於物自得而不待戒於得此真逸也不徒逸其形而能逸其心則斯逸也仁之方也苟志於仁仁者必壽則斯老也不必九轉丹砂而千二百廣成子者與之齊肩矣是以區區蒙莊而何足以知之予知元德賢者故具予說姑以見輔仁之義若夫品藻林泉發揮風月未晚也他日登堂則又命子墨相與從事云

雙溪集卷四

五

東園記

環婺源四境語遊觀之地必以伯傳東園爲勝語東園之勝又必以主令賢爲重也曩時伯傳從其外大父少卿汪公遊沔鄂少年氣盛意將飲馬瀚海掛弓天山取封侯萬里之外諸公奇其才壯其氣以勇爵縻之然釋儒冠披武服非其所好因讀潘安仁閑居賦至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奉太夫人行樂之句喟然嘆曰人生貴適意爾其中誠有所適得志當馳騫於功名不得寧混迹漁樵敝官縛人下不足爲已榮上不足爲親娛吾其歸

哉乃侍魚軒歸里中尋幽擇勝以爲逍遙遊衍之所以
悅慈顏而東園卜築權輿於此奉碩人以晷壽令終伯
傳亦欲徜徉塵垢之外追古高人勝士與之爲徒於是
日涉成趣而東園之景物亦新予宦遊四方每數年必
一歸歸必過東園大抵屢過而屢不同始見之則膏壤
擴夷華木猶穉再見之茂密成陰棟宇粗立今見之則
高之而爲臺溪之而爲沼與之而爲堂顯之而爲亭朴
不至陋華不至靡目巧意匠所經畫者大備伯傳幅巾
野服蕭散於其中華光竹翠足以侑獻酬溪風山月足
以供吟嘯客或叩門必倒屣不厭擊鮮醜酒捉塵足談

雙溪集卷四

六

不倦也然和不忤物而清不媚俗誇者徇權不窺其藩
貪者競利不入其庭亦足以全天下之至樂矣夫動靜
殊途喧寂異地軒冕之樂丘園之適難兼矣杜子之浣
花王摩詰之輞川李饒文之平泉其景物非不佳也浣
花有詩輞川有圖平泉有誓三君子情懷所寄非戀戀
於是然至暮年流離顛沛不能一日稅駕以反伯傳偁
城市而屏迹山林投簪緩而甘心裘褐舍紛華而玩意
閑曠東園之勝居之而安以此較彼所得孰爲多耶予
老矣隨牒轉徙近三十年求田問舍謀之不早見伯傳
每有愧色伯傳乃求予文爲記遂記之不復以文之不

腆爲辭云

雙溪園記

婺源縣治東十有五里雙溪匯爲一潭潭西北樊之以
莪竹木王氏叟晦叔遊行之地也題其門曰雙溪之園
入門有屋前軒而後俯松露滴漑竹風瀟爽杖屨徜徉
可以自適其適命曰識分之堂堂之左有菴脩廣十有
二肘覆以椽欄山行罷於此少休命曰息肩之菴菴左
敗屋數椽撤而新之中設一榻凡有周易一卷壁閒挂
一白拂一古琴燕坐無事時玩三聖微言倦則曲肱而
卧命曰巢安之寮堂之背負山爲亭前種雜花數種花

雙溪集卷四

七

開時白酒一盃悠然自酌山鳥嘯歌爲我所喜心境和
暢無憂可消命曰留春自此循麓委折而上至山椒雙
溪交流千山競秀使人目不得瞬命曰畫笥北行高岡
至絕頂四顧豁然命曰一覽下有松坡有茗塢有蓮塘
可着亭榭三四俸餘已竭未能鳩工畫笥南下俯寒潭
聽鳴瀨夜靜上下空闕與月相宜於是築翫月之臺臺
之下以其隙地蒔雜藥種桑苧於是結灌畦之廬廬之
外篠簞鬱然潭水如玻璃盆限以樵牧之逕乃跨逕爲
橋入竹閉竹水生風可以却暑於是置枕流之石雙溪
之境大畧如此客或曰公摘池上篇中語名堂若菴若

寮意欲自擬於白傅乎彼爲近臣爲宮師公不如其達也東臯所入一歲千斛公不如其富也取進士賢良兩科以才稱爲天子諫官以直聞篇章膾炙傳誦於幽閩婦女草野兒童之口而外達齋夷公不如其名壘世文行遠也甲第在觚稜側池臺之勝聞於京師公於荒山野水閒有園數畝不如其居之麗也樊素小蠻能歌善舞飲酣樂作繼以霓裳之奏公雖黃頭之奴赤脚之婢且無之歌舞管絃復不如其處之樂也引以自比將爲人嗤晦叔曰吾視白公不如者六而勝之者三白公生以龜慮自隨沒以姪孫爲嗣吾有子有孫時溫清奉烝

雙溪集卷四

八

嘗視彼孰愈曰勝之白公棲心禪梵自謂安閑暮年得風緩之疾遣蠻素二姬意復悽愴吾雖多病行步未偃僂耳目未昏矐視彼孰愈曰勝之白公七十有六而終吾今七十有四若窳嗜慾以養精息思慮以養神薄滋味以養氣體未遽溘先朝露視彼孰愈曰勝之然則有無相方無愧也窮達貧富得喪毀譽皆身外事何較焉客退因識其說又系之曰吾歛中一布衣諸生耳攜書一束于進於有司旣仕不敢一日舍書不觀學雖不及古人文雖不過今人前輩頗相許可得於人者多矣少時家立四壁宦遊四十餘年有田以食有宅以居得於

上者多矣同登第者十不一存同改秩者五不一存同
升兩學遊三館者亦多入鬼錄吾幸無恙得於天者多
矣上焉不能自拔於俗以爲高下焉不能自婚於世以
爲容既老退爲清時幸民一丘一壑專而有之他尙何
求夫壯則宜出老則宜退處理然也出不勞無以立事
處不逸無以存身亦理然也吾將返鎖門關不與物接
以養頽齡挾爭氣好臧否者不可入吾門尙勢利計有
無者不可登吾堂好聲名矜才智者不可入吾菴論文
字談世事者不可入吾寮有踰此言山靈將以俗誚溪
神將爲愚羞戒之哉

雙溪集卷四

九

論

禘祫論

禘祫宗廟之大事也祫者合也禘者諦也毀廟之主陳
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故謂之祫此
公穀二氏所傳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諸侯及其太祖以審諦昭穆是故謂之禘此戴氏所記
也周官以宗伯掌邦禮禘祫無見焉然六享之目一曰
肆獻裸二曰饋食皆在時祭之上卽爲禘祫無疑矣鄭
康成之傳禮其論禘祫甚詳而有四失焉其亂禮之經
者有一其失禮之節者有三祭法記四代之禘虞夏皆

禘黃帝商周皆禘帝嚳所記雖未必皆是而禘固宗廟之事康成則曰周頌雝之禘祀文王也商頌長發之禘祭天於圜丘而配以太祖也出一已之臆說汨郊廟之定制所謂亂禮之經者此也既虞而升祔謂之祫事與大事之祫實異而名同祥禫而後禘以定昭穆之序禘而後祫其先後不可易置康成乃以升祔祫事爲證遂言先祫而後禘此失禮之節者一也禘祫之祭廟祧之主咸在然祫則太祖東向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向而太祖配之祫大於時祭禘大於祫明矣康成乃謂禘小而祫大此失禮之節者二也祫非不酌裸也而以食

雙溪集卷四

十

爲主故周官饋食又謂之朝享是以知其爲祫禘非不薦食也而以裸爲主故周官肆獻裸又謂之追享是以知其爲禘康成乃以肆獻裸爲祫饋食爲禘此失禮之節者三也去此四失禘祫之禮正矣然則舍康成之失議禘祫可以無疑乎自漢以來諸儒異論其不可不辨者猶有三焉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一疑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二疑也祫禮行於三時禘禮行於孟夏三疑也夫祫祭太祖東向則天子諸侯之禮同禘非常之祭也諸侯止於及其太祖而王者及其太祖之所自出則隆殺有辨而曰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

此因大傳不王不禘之說而失之也國語言荒服終王此蕃國世一見者也顏師古釋之曰新王卽位乃來助祭此乃禘祭之時非是則不禘故喪祔小記論虞祔禘禘之祭而及於不王不禘則天子新卽位而後禘其義甚明而謂天子有禘諸侯無禘不巳踈乎此不可不正其誤也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此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說也公羊蓋失之矣而韋元成乃爲之說曰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禘也禮章因之張純又爲之說曰三年一閏天道之小成五年再閏天道之大成以是爲禘禘於節鄭康成又因之且謂魯元三年喪畢而禘太祖禘於群廟自後五年而再殷祭其說益以乖異不同夫新王入廟昭穆遞遷則有禘自是以後有禘而無禘此不可不明其失也禘之時月經無明文而戴記則曰天子牲禘禘禘禘嘗禘禘烝諸侯禘牲禘一牲一禘嘗禘烝禘春祠夏禴周禮也春禘夏禘殷禮也文獻不足證也夫子不能討論夏商之禮漢儒何從而知之乎是以知其說之不足證也張純曰禘以四月取純陽之在上禘以十月取百物之皆實其說未爲皆得也春夏難爲備物故禘祠之禮薄蓋不可得以禘於斯時而秋祭薦新故謂之嘗冬祭備物故謂之烝禘於秋冬夫豈不可安用必

以十月乎若夫禘禮取四月之純陽則失之矣明堂位
記魯禮季夏六月禘於太廟康成從而遷就其說曰周
六月夏四月也則尤失之矣春秋書禘於莊公則以五
月禘於太廟則以秋月未聞其必用四月蓋禘行於禘
禮之後祥禘既無定時則禘禮亦無定月此又不可不
明其失也議禮者不正其誤明其失故自漢至唐禘祫
不合於聖人之經顏真卿曰禘祫懿祖東向而太祖以
下列於昭穆則禘祫無辨非經也韋武曰祫宜獻祖東
向禘宜太祖東向則以禘爲祫以祫爲禘尤非經也經
文固殘缺矣其意猶可考也而諸儒汨之輯諸儒之論
用經以折衷其是非此吾所以著論之意也

雙溪集卷四

古

郊祀論上

郊祀國之重事也先王之禮尤可以考之於經而諸儒
異論者經之所著不同也蓋其不同者有四郊丘之制
也天帝之號也天地分合之異也春冬時日之差也郊
丘之不同者有三周官謂之圜丘戴記謂之南郊又謂
之泰壇鄭康成之說曰祀昊天於圜丘謂之禘祀五帝
於南郊謂之郊而泰壇無說康成之言非也兆於南以
就陽位於郊故謂之郊夫子嘗有是言矣王肅曰築丘
以象天體是謂圜丘圜丘人所造也是謂泰壇兆於國

南是謂南郊然則南郊也園丘也泰壇也其名有三其實一也天帝之異有三曰昊天曰上帝曰五帝夫汨五帝爲上帝孔安國之說也天爲昊天元天爲上帝五方之帝爲五帝鄭司農之說也孔鄭之說質之於經固以不合而鄭康成則又曰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也五帝者始於青帝威終於黑帝叶光紀也以緯亂經雖不辨可以知其無稽矣於徧覆無外故以天名主宰造化故以帝名在書言類於上帝而又言告於皇天在周官以爲禋祀昊天上帝則昊天上帝一而已矣是故詩書所載有皇天上帝之言有昊天上帝之言而周官始有五帝之名夫上帝至尊無二而有五帝何也上帝天帝也五天人帝也何以知之以周禮而知之掌次大旅上帝則張龔案朝日祀五帝則張次上帝在朝日之先五帝在朝日之下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一也宗伯兆五帝於西郊四類四望亦如之郊兆於四類之先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二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旣言上帝又言五帝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三也呂不韋月令嘗言五帝矣春則太皞夏則炎帝秋則少昊冬則顓帝夏秋之交則黃帝不以五帝爲天也魏相之奏亦詳言五帝矣太皞乘震炎帝乘離黃帝乘坤少皞

乘兌亦不以五帝爲天也秦漢閒言五帝皆以五人帝而已其說必有所受也古之祭天者主於上帝其配以祖周公旣成洛邑用牲於郊牛二其一帝牛其一稷牛夫禮簡則嚴嚴則敬是故事天所以報本尊祖所以配天嚴敬之義也合上帝與五帝而謂之六天則近於誣矣天地分合之異先儒考於經者未審也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尊天而親地隆殺固有辨焉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古之有社則又有大社謂之冢土夫北郊方丘之名祭

雙溪集卷四

十四

土主陰氣也祭帝於郊以定天位祀社於廟以列地利而子思曰郊社之禮以事上帝明地不可與天相並尊天之義也周官論國之神位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澤中方丘此冢土也此古人所謂大社也書謂之冢土禮謂之方丘而戴記謂之泰圻圻則方丘矣其名有三其實亦一也至漢匡衡乃有南北郊之說則失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則又失先王之意益甚矣雖然莽之說因周頌之言而失之也周官夏日至祀地於方丘冬日至祀天於圜丘則曰此天地分祀之證也夫春夏祈穀其詩爲噫嘻祈有二祭

而所歌者噫嘻一詩也秋冬報穀其詩爲豐年報有二
祭而所歌者豐年一詩也昊天有成命之詩可歌以祭
天豈不可以祭地乎以先王之行事質之武王東伐告
於皇天后土矣告於皇天則類於上帝是也告於后土
則宜於冢土是也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
於洛邑丁巳用牲於郊戊午社於新邑是天地未嘗合
祭者二也以武王周公之行事而求其制禮之意則天
地分祭無疑矣冬春時日之異則戴記之言失之也其
言曰郊之祭也以迎長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
始郊日以至而繼之以卜郊夫日至而郊周禮也雜周

雙溪集卷四

五

魯之禮兼記之言而郊之時日紊矣蓋周人之郊有二
皆無所用卜日至而郊報本之郊也故其禮行於一陽
之初復啓蟄而郊祈穀之郊也故其禮行於農事之將
興制禮之意坦然易明戴記言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
其日用上辛吾是以知其合周魯之郊而紊其時日也
諸儒異論爲禮經之蠹者多矣去其異論之蠹而究其
禮經之正經雖殘缺禮意則固可知也已矣

郊祀論下

郊丘之辨者有三圜丘以事上帝方丘以事地祇而四
郊以事五帝圜丘謂之南郊方丘不謂之北郊何也因

而處其當然者義也因義而制其節文者禮也苟無節文不足以爲禮是故祭地之位戴記謂之泰圻周官謂之方丘詩書謂之冢土而正名曰大社不曰北郊所以定天地之尊卑也記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公羊氏亦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諸侯既有社矣謂之祭土不謂之祭地何也吾於孔安國韓嬰之言有證也天子封土五色以立大社其命諸侯惟以方色之土予之使歸而立社則諸侯之國有社而無五土之大社等級有閒是諸侯可以謂之祭社其祭社可以謂之祭土不可以謂之祭地而天子祭天謂之南郊其祭地不謂之北郊皆以謹禮之節文也夫子曰禮者義之實也祭天於郊南面陽也祭地於社北面陰也天尊地卑王者父天母地不敢悖尊卑之大義也漢儒記禮之言曰祭帝於郊以定天位祀社於廟以列地利以帝對社則社至於祭地其證一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以郊對社則社至於祭地其證二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夫社壇而不屋謂之達天地之氣則社至於祭地其證三也天神莫尊於上帝地祇莫尊於后土是故事天於郊所以祀上帝也事地於社所以祭后土也而鄭康成則曰方丘所祭神

在崑崙者也北郊所祭神在地祇也甚矣其說之不經也若夫四郊之祀五帝亦謂之郊則與祀后土者有異義焉天地相配疑於相敵五帝貴於百神而降於大祇是故祭地不命曰北郊嫌也祀五帝命曰四郊無嫌也故凡經之言上帝者皆天也其言五帝皆人帝也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諸侯方祀祭四方則祀五帝於四郊是也方祀則祀五神之在方者也郊丘之義天神地祇人鬼之等於經皆有見焉則先王禮意猶存自康成引緯亂經持詭說以汨正論而先王之禮遂晦而不明蓋漢儒之論經黨同伐異求伸其專門之說自世祖以來識緯之學盛行是故何休假緯書以言春秋康成假緯書以言禮皆欲因時君所好借緯爲重而求其說之勝也昔人固有知其失者矣王肅曰鄭氏學行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蓋詆其以緯亂經也後世之言禮者考信於經合於經則得之不合於經則失之故吾之論郊祀謹於稽經而畧於議史也

明堂論

郊以事天廟以事祖禰三代之達禮也明堂以享帝則非郊以享親則非廟夏商所未有也而周始爲之故夫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武王之伐商而歸也祀明堂以教民知孝其禮行於朝覲耕籍養老之先而嚴父配天之義夫子不屬之武王而屬周公者蓋明堂之禮武王主其事而行之其制度則周公明其義而爲之也夫義者禮之質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周公達於義者也其在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之樂章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也后稷始封之君而以配天於郊故曰后稷后稷生於姜嫄文王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尊祖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以明有本此百世所不變者也而周之王業實成於文王夫易始於乾坤以定君臣

雙溪集卷四

六

之分則北面事商者文王之心文王非有意於王天下也雖然詩之國風始於關雎小雅始於鹿鳴大雅始於文王頌始於清廟皆文王之詩也關雎有王者之化鹿鳴有王者之政大雅始於文王則受命爲周矣頌始於清廟則盛德有百世之祀矣武王之伐商也誓於孟津誓於牧野其伐商而歸也告於羣后無不以文王爲言則王業成於武王而所以成者文王也配天於郊則不可以二太祖尊烝嘗於廟則不足以明文王之德是故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義之所當然禮之所從起而厚於其禰也知此則周公制禮之義明矣而所可疑者明

堂之制度也考工記固嘗言之矣夏有世室宗廟之制也殷有重屋路寢之制也而周有明堂其制一堂而五室鄭康成曰或舉宗廟或舉路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也康成之言固不足證而考工所記亦未可盡信其未可盡信者何也若有堂室而無壇墀則嚴父配天當在宮室之中矣先王之禮非特禋祀上帝於郊丘也祀日月星辰祀四郊祀方望山川皆壇而不屋漢文帝作廟以祀五帝於渭陽夫五帝五人帝也祀之於廟人且議其非禮况祀天帝之尊乃卽宮室行事而謂周公爲之乎故曰考工所記未可盡信也夫考工記先秦古書也且難以盡信則諸家之異說紛紛從可知矣是故莫若求之於經夫傳記有之經無之不得已而從傳記可也傳記有之經亦有之舍傳記而從經可也舍經而從傳記可乎哉此理易曉也二禮周公之經也周官司儀將合諸侯則爲壇三成宮旁一門此明堂之說也然畧而未詳儀禮所載則詳矣諸侯覲於天子爲宮四門爲壇其深二尺加方明於其上而設六玉焉上圭下璧祀帝也圭璋璜璜祀四方也於是拜日禮月祭天燔柴此則明堂之壇而祀神以爲盟也旣盟王設几卽席諸侯之駕不入王門奠圭纁上此則明堂之宮而明

諸侯以爲朝會也其盟會詔於明神是故謂之明堂鄭
康成曰王巡守至於方岳諸侯來會亦爲此宮以見之
康成已知方岳之爲此宮而不知此宮之爲明堂是說
也吾於孟子有證焉齊國於泰山之下者也宣王時明
堂尙存趙岐曰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
之處也是說也吾於班史有証焉漢武帝之東封也泰
山東北址有古時明堂處則宮壇不存而其址猶在也
雖然鄭康成趙臺卿知時會殷同之有明堂而未能明
夫所以朝諸侯祀五帝之義也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蓋卽其壇而祀之輔成王負辰以朝諸侯蓋卽
其宮而朝之由此言之明堂制度與其禮典曉然如指
諸掌可以決千載之疑議擯諸家之異說矣夫諸家之
說不一皆臆度而意之也是故或失之誕或失之譎或
失之陋或失之後或失之雜皆非所以論周公之典禮
也呂不韋之月令南有明堂左右有个與月遷徙以眠
朝而布政此失之誕者也大戴之記則曰上圓下方九
室每室四戸八牖元譚新論又從而廣之以爲有四闥
以法四時十二坐以法十二月此失之後者也蔡邕所
論又以太廟靈臺辟雍合爲一區此失之雜者也晏子
春秋所傳茅茨蒿柱則陋而不中禮公玉帶所圖複道

層樓則詭而不經折之以二禮其說蓋不攻而自破也
大抵聖人制禮必有大經而寓於度數則有節文大經
本也議禮者之所當重節文末也議禮者之所當輕明
堂之禮下則以朝諸侯上則以事上帝大經存焉若夫
壇墠之有崇卑堂室之有廣狹區區節文之末酌其宜
而爲之雖或異於古人何病焉自漢以來儒者之議明
堂至今不決而考禮經殘缺之文斷以臆見則僭矣雖
然漢儒所傳不敢盡誣以爲非亦不敢盡信以爲是故
詳其義於禮經而折衷焉所以不避其僭也

宗子論

饅溪集卷四

三

仁義人道之大端也仁莫重於親親義莫嚴於尊尊下
治子孫旁治族屬親親之道也上正祖禰尊尊之道也
祖遠而易忘族散而易踈先王於是因仁義而爲之節
文故禮必有宗所以繼祖於上而合族於下也諸侯不
敢祖天子不可以二尊也大夫不敢祖諸侯不可以二
一國之尊也是故諸侯之世子繼統爲君世子之昆弟
同所出者爲適子異所出者爲庶子而適子則先君之
別子也曷爲謂之別子不得禰其先君也曷爲不得禰
其先君公廟不可設於私家也是故旁出者以是爲始
故曰別子爲祖別子之適長君命其族人宗之故曰繼

別爲宗別子之庶長子與庶子之庶長子其兄弟宗之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宗之言尊也上繼祖禰是故族人尊之也祖者本也本不可二大宗一而已矣此百世不遷之宗也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而小宗有四其所繼者禰祖高曾此五世卽遷之宗也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夫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爲九骨肉之戚主於恩愛以爲仁因其遠近而辨其等差以爲義而又修其節文以爲禮自斬衰三年而殺之四世而總五世袒免而服盡則宗易宗易則祖遷昭穆之疎且遠其不復可相屬也是故有百世不

雙溪集卷四

三

遷之宗明祖禰之正體也均公子也而正體適以爲重有適而無庶則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庶而無適則有小宗而無大宗所出惟己而已則無宗亦莫之宗是三者公子未必皆然君命其大夫士之庶者使宗其大夫士之適者倘適子非止一人適長必有君命然後爲宗此則宗道之正也是故有適而宗適此大宗也其服齊衰九月其母服如小君其妻之服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此小宗也其服大功九月而其母妻無服夫爲之服者敬宗也敬宗所以尊祖也齊衰之服重大功之服輕大宗繼祖小宗繼禰而不得繼祖是故降殺其服所以致

祭於大小之辨也庶子不祭祖禰其祭必於宗子明體之義也庶子不繼祖禰故不爲長子斬尊正體而不二其統也適子庶子雖貴富必寡約入宗子之家衣服車馬獻其上牲獻其賢若非所獻不敢入宗子之門以祖之正體爲尊且重不得以爵祿加之也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大夫則有廟矣而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不可以爵命之貴賤而混適庶之辨也宗子去國庶子爲大夫而居者其祭爲之攝王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不厭祭不旌不假不綏祭不配不歸肉避正主也其無爵而居者祭則

雙溪集卷四

望墓而爲壇宗子旣沒告於墓而後祭於家不可遽以庶而代宗也夫總之爲服之窮也袒免之爲無服也自是以往踈矣昭穆各以其屬相從宗則一而不變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尊卑長幼親踈可序者由有宗也故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公族異於庶姓而仁義行焉人道竭矣後世宗子之說旣亡非總麻之服相視幾如路人冠婚不共其喜喪葬不共其憂又稍踈焉則昭穆不復可齒是無類也譜牒不存則曾高而上不知其世系之所自出是無本也仁之薄而遺其所親義之失而忘其所尊禮之廢而無以

爲仁義之節文公卿大夫之貴莫能繼祖而收族也其流及於庶人人情日薄風俗日壞又何怪焉

周禮論

周官六典周公經治之法也秦人秉竹簡以昇炎火漢興諸儒拾於煨燼之餘藏於巖穴之間其書已亡而幸存漢既除挾書之律武帝時六典始出帝不以爲善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藏於秘府不立於學官其書雖存如亡天下之治不可無法猶之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六典之備也武帝之志欲馳騫於規矩準繩之外雖四代之書且以爲朴學而弗好其於周

雙溪集卷四

十四

禮何有立論排之宜矣東都諸儒知有周禮而其說不同以爲戰國陰謀之書者何休也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者鄭康成也六典所掌綱正而目舉井井有條而詆之以爲戰國之陰謀休謬矣而康成以爲致太平之迹其說亦未然也治法至太平大備而所以致太平者不專係於法之詳也周公輔政管蔡流言不安於朝而之於東都及其鳴鶡之詩作金縢之書啓然後成王迎公以歸既歸之後伐管蔡作洛邑遷殷民管蔡既平殷民既遷洛邑既成公卽歸政於成王矣當公歸政之時成王蒞政之初淮夷猶未定也而况公未歸政管蔡未平

殷民未遷洛邑未成雖有六典安得盡舉而行之成王
卽政巡侯甸伐淮夷中外無事還歸在豐作周官之書
以戒飭卿士大夫則周公之經制蓋施行於此時吾是
以知六典之法至太平而後備非用六典而能致太平
也夫爲治有定法天下無定時時異則法異雖堯舜禹
相受一道法亦不能無損益也分劃九州堯之制也然
舜則析爲十有二州分命羲和堯之制也至夏則羲和
合爲一官聖人順人情觀世變立法經治雖不可變亦
不可泥古此周公之意也然讀周禮者至今不能無疑
王畿不可以方千里也五服不可以分爲九服也三等
之國不可升之以爲五等也井田之制積同爲成積丘
爲縣都內外不容異制也或者見其可疑則曰周禮非
周公之全書也蓋漢儒以意易之者多矣漢儒之言周
禮誠不能無失然亦不敢遽變其意也考之於經見其
可疑舉而歸罪於漢儒豈得爲至論哉且夫禹之五服
服五百里各指其一面言之故東西相拒爲五千周之
九服方五百里則以其方廣言之東西相拒其地亦止
於五千又何斥大封域之有且梁州之地職方所無周
公豈不能復先王之故土而治之然而不在封域之內
者務廣德不務廣地可知矣言其斥大封域而爲九服

考之不詳之故也周之洛邑雖曰天地之中北近大河東西長而南北狹不可以規方千里然温在今之河北下陽在今之河東皆畿內地不以河爲限也若曰洛在河南不能規方千里則商人之都在河北涯那畿千里何以見於商頌則言千里王畿之非實者亦考之不詳之故也井田之法凡九夫爲井皆以成田言之溝洫道途不與焉內而鄉遂外而縣都其法一也然在鄉遂則自一井積之方十里爲成又自一成積之方百里爲同所以言鄉遂授田之數也在都邑則自一井積而爲邑爲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所以定公卿之采地也鄭康成不察內之成同外之邑都皆自一井積之見其廣狹不同而以爲井田異制又爲之說曰一甸之地旁加一里以爲成一都之地旁加十里而爲同此康成之誤有以汨經之文而遂謂先王井地之制不應內外異法此又考之不詳之故也若夫三等之國分爲五等則周公之意蓋逆慮世變而求有以制之也唐虞之世天下號爲萬國然狂則肆弱則屈敵則爭於是迭相兼併至周之初宇內不過千八百國則向之萬國社稷丘墟十七八矣周公於是欲分而爲五等自公卿以下所食之地少附庸之國多欲其以大比小以小事大庶幾可

以小大相維然必建邦國之時方定其地初非取先王
已制之國盡從而更張之也蓋周公雖定六官之制亦
度時措之宜而行之蓋有定其制而未行者矣亦有已
行之後世隨時而變者矣定鼎郊廓謂之建國以爲民
極然成康未嘗都洛幽王之敗周始東遷此所謂定其
制而未行者三等之國分爲五等法雖立而未行亦此
意也五刑之罪二千五百穆王變爲祥刑凡三千條穆
王去成王未遠也然不用周公之法呂刑一書夫子蓋
有取焉此所謂後世隨時而變者也若曰徒封數大國
則諸侯盡擾司徒之制言封國不言徙國以封爲徙此
又考之不詳之過也雖然前輩之所疑者吾固推經意
而辨之矣周禮猶有可疑者先儒蓋未之疑也祀昊天
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且祀昊天於南至
服裘爲宜祀黃帝於夏季盛暑之月而亦服裘可乎王
摺大圭又執鎮圭以朝日考工記考之謂之大圭其長
三尺杼上葵首鄭康成謂玉方一寸其重一斤若圭三
尺設若博二寸有半其厚四分其重殆三十斤而王者
能摺之乎王乘玉輅見太常維者六人服皆衮冕夫衮
冕王與上公之服也維太常者徒行於車後乃亦衣龍
衮與王同服不幾於尊卑無辨乎太宰六官之長也其

屬六十而內小臣寺人九嬪世婦女御之職皆與焉以天子之政卿而官寺宮妾悉爲之屬不已褻乎天官既有世婦春官又有世婦且曰每宮卿二人謂之婦則不得以爲卿鄭康成乃曰如漢有長秋亦以士人居之夫士人爲卿則又不得謂之婦矣且王后六宮而天子六卿若宮有二卿則卿有十二人何其數之多耶周禮一書今學者所傳康成之訓釋也則康成可謂有功於周禮矣雖然六官之制度以康成而傳亦以康成而晦蓋康成之於經一則以緯說汨之一則以臆說汨之是以周公之典其意不得不晦也周公之典既晦是以學者不得不疑也前輩之所疑者不揆其僭而釋之吾之所疑則世未有辨之者後必有能辨之者矣故表其說以待來者考正焉

運氣論

五運六氣之說不見於儒者之六經而見於醫家之素問夫素問先秦古書雖未必皆黃帝岐伯之言然秦火以前春秋戰國之際有和緩秦越人輩雖甚精於醫其察天地陰陽五行之用未能若是精察也則其言雖不盡於黃帝岐伯其旨亦必有所從受矣且寒暑燥濕風火者天之陰陽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者地

之陰陽生長化收藏下應之而五運行於其閒卽五行之化氣也天數中於五戊居之地數中於六己居之戊己土也化氣必以五六故甲己化土而居於其首土生金故乙庚次之金生水故丙辛次之水生木故丁壬次之木生火故戊癸次之此化氣之序也地之三陰三陽亦五行爾而火獨有二五行之妙理也故木王於東火王於南金王於西水王於北而土王於四維戊附於戌而在乾己附於辰而在巽而未之對冲在丑故辰戌丑未寄王之位也未在西南其卦爲坤其時爲長夏以其處四時之中呂氏月令謂之中央土此土正王之位也

雙溪集卷四

元

春木生火秋金生水冬水生木而夏火制金生氣絕矣惟土王於西南然後以火生土以土生金四時之序循環不窮然火方王於午土遽王於未則火氣必耗故君火以名其氣溫而未熱相火以位與太陰同處未申之間奉君令以行暑氣於是火不耗於土不屈於金故丙盛則庚伏此火所以獨分君相之位也天氣始於子子申相合命曰歲歷行歷四周而爲一紀天以六爲節故氣以六期爲一備地以五爲制故運以五歲爲一週運統一歲於四時之表氣分六位於一歲之中風雨燥濕寒暑其應有候其至有期然用以占焉往往不效非素

問之無驗用其說者知常而不知變故也凡物理有常必有變雖天地之運動往來消息盈虛可以逆其必然者常也若其變則無不至可知而不可必也常試卽其常而言之五太之運是爲太過其至先時五少之運是爲不及其至後時惟平氣則不疾不徐其至以時其大畧如此火運上臨少陰水運上臨太陽木運上臨厥陰金運上臨陽明土運上臨太陰謂之天符木運臨卯火運臨午金運臨酉水運臨子土運臨四維謂之歲會五太與在泉氣同謂之同天符五少與在泉氣同謂之同歲會若是者其氣和土運上見厥陰謂之運刑天若是者其氣乖此皆五運之常也壬氣各居一步厥陰至初少陰太陰次之少陽陽明又次之太陽至終六位不遷客氣與歲推移子歲太陽之水爲初丑歲厥陰之水爲初迭相往來而少陽之爲初氣乃在太陰之後半歲已前司天主之半歲已後在泉主之其大畧如此若其情則有相得與不相得其位則有順有逆相得者木火相臨水土相臨之類也不相得者金木相臨水火相臨之類也父臨子則順木居少陽之位是巳反此則寒水居金位斯逆矣君臨臣則順君火居少陽之位是巳反此則相火居君之位斯逆矣此皆六氣之常也及論其變

則有正有邪於是。有變有勝。有復有鬱。有發有淫。有承。當時而行者。正也。非時而行者。邪也。當時而行。其過則爲變。非時而行。其至則爲勝。其救則爲復。抑而不伸。則爲鬱。鬱而怒起。則爲發。陵其所勝。則爲淫。極而必返。則爲承。假如太角之化。爲啓折。而變爲推。拉太徵之化。爲暄燠。而變爲炎。烈正化之爲變者。然也。少角木氣不足。清勝而熱。復少徵火氣不足。寒勝而雨。復邪化之。正復然也。寒甚而無陽。燄是爲火鬱。熱甚而無淒。清是爲金鬱。抑而不伸者。然也。水鬱而發。則爲水雹。土鬱而發。則爲飄驟。鬱而怒起者。然也。風淫所勝。則克太陰。熱淫所勝。則克陽明。陵其所勝者。然也。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濕土之下。風氣承之。極則有返者。然也。然推拉之變。不應。普天悉皆大風。炎烈之變。不應。薄海悉皆燔灼。清氣之勝。不應。宇宙無不明潔。雨氣之復。不應。山澤無不蒸溽。鬱也。發也。淫也。承也。其理皆然。凡此者。其應非有候。則有其至。非有期。是以可知。而不可必也。其應非有候。則有不時。而應者矣。其至非有時。卽有卒然而至者矣。是故千里之遠。其變相似者。有之。百里之近。其變不同者。亦有之。卽其時當其處。隨其變而占焉。則吉凶可知。况素問所以論天地之氣化者。將以觀其變。而救民之疾也。

夫大而天地小而人之一身五行之氣皆在焉天地之氣有常無變則人亦和平而無災天地之氣變而失常則疾病之所從出也是故木氣勝則肝以實病脾以虛病火氣勝則心以實病肺以虛病此醫者所能致察儒者不得其詳也至於官天地理陰陽順五行使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和平之氣行於兩閒國無水旱之災民無妖孽之疾此儒者所當致察醫家未必能知也素問亦畧言之矣五行之精是爲五緯與運氣相應有歲星有畏星以此察其行之逆順而占其吉凶然必曰德者福之過者罰之則是運氣運氣之和平而爲休祥有德者名之也運氣之乖戾而爲疾皆有過者致之也雖然其說畧而未詳吾儒之經則詳矣洪範九疇始於五行中於皇極終於五福六極聖大建極於上以順五行之用是以天下之民有五福而無六極有五福皆可以康寧矣無六極皆免於疾病焉此其道固有行乎運氣之外者是謂大順成周之際嘗見之由庚之詩作而陰陽得由其道華黍之詩作而四時不失其和由儀之詩作而萬物各得其宜此建皇極順五行使民有五福而無六極之驗也是故素問方伎之書洪範則聖人經世之大法也知有素問不知有洪範方伎

之流也知有洪範而不知有素問儒者何病焉

卦變論

卦變之說謂乾坤爲父母而姤復爲少父母六畫成卦凡一陽五陰皆自復變一陰五陽皆自姤變二陽四陰皆自臨變二陰四陽皆自遯變三陽三陰皆自泰變三陰三陽皆自否變其說不聞於先儒而言於邵氏至漢上朱氏從之且乾坤爲父母其交則爲三男三女復卦上坤下震震乃乾一索而得男姤卦上乾下巽巽乃坤一索而得女若復姤爲少父母則姤有乾復有坤乾坤反係姤復所生而震巽二卦亦非出於乾坤不知從何

雙溪集卷四

三

而來且夫子彖易嘗言剛柔之變惟賁尤詳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諸家則曰賁自泰來蓋祖邵氏說也然賁上艮下離坤體得乾一剛而成艮是謂柔來而文剛剛柔相反出於乾坤之變夫子之言如此未闢其言泰變而賁也且雜卦首曰乾剛坤柔自乾坤生六子則剛柔相雜故六十四卦其剛皆出於乾柔皆出於坤剛來下柔爲隨柔進上行爲晉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爲渙皆剛柔之變也且隨上兌而下震初上二爻不變則爲乾坤變則坤之初居上而爲兌乾之上居初而成震故曰剛來而下柔晉上離而下坤離卦在

上六五以柔而居君位故曰柔進而上行渙上巽而下坎坎得乾之剛而爲中爻今居二而得中是謂來而不窮巽得坤之一柔而爲初爻今居四而附五是謂柔得位而上同然則凡卦二陰二陽變爲臨遯三陰三陽變爲否泰夫子未嘗言是邵氏之徒言之諸家皆從其說此吾所未曉也朱子發用卦變以解經至无妄而力主其說且曰无妄上乾下震若震一爻其剛自乾來則上卦未嘗損乾一剛是卦四剛二柔自臨遯而變明矣然詳觀夫子之言於隨於渙皆曰剛來則是上卦一剛來而爲初二兩爻於无妄獨曰剛自外來加一外字則其

雙溪集卷四

三

初未嘗損上卦之一剛也蓋大畜上艮下乾則一剛在外及爲无妄則艮爲震或爲大畜一剛在內自外來者自大畜而來也序卦先无妄後大畜謂大畜剛上自无妄而變可也謂无妄剛自外來由大畜而變於序先後不合殊不知序卦先无妄而後大畜雜卦又先大畜而後无妄謂剛自外來由大畜而變何不可之有其說亦未盡蓋无妄儲貳之卦上乾爲父下震爲長子不損乾一之剛所以見其父道之全震爲長子初有一剛實自乾而得之故夫子加外字以別之也况反對自與變卦不同子發以反對爲變卦則尤失之蓋邵氏之學長於

占筮文王之演易不專於占筮用也靜而正心誠意動而開物成務易皆具焉惟一占筮論之則古人如管輅郭璞關朗之徒足以盡易之道矣不特邵氏之能也論易者舍夫子所已言求夫子所未言恐非聖人意也卦變之說存而弗論斯可矣

議

龍圖閣學士贈特進程公大昌覆謚文簡議

朝請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實錄院檢討官皇弟吳興郡王府教授兼考功郎官王炎覆謚議曰君子所以著見於世者其道有三德以成己才以集事言以壅訓

雙溪集卷四

三

於斯三者苟有一焉皆足以不朽周公旦之謚文才德備也晉士燮趙武之謚文才德各有所長也魯臧孫辰之謚文其言立也文之謚一意旨所該括者富矣後世士大夫學識淺陋言辭卑弱浸不逮古於是名公鉅卿間有以文章議論奮立於一時諸儒之上者縉紳往往目爲斯文之宗其歿也遂以文易名如唐權德輿韓愈李翱本朝楊億之流是也今特進程公其學富贍而不雜其識精密而淵深其發爲文章則根底六經與韓退之柳子厚相依倣而馳騁筆力駿駁上薄西漢續作者之派流立後學之準的太常謚之曰文誰敢異議然文

無以見其行已蒞官立朝之大致故又附之以簡按謚
法簡有數議一德不懈曰簡平易不訾曰簡正直無邪
曰簡一德不懈太常議之詳矣然公才高而氣勁疑若
不可附近而接引後進諄諄誘訓不倦焉苟有一善
臺稱道不厭焉故在學校爲師儒諸生敬之在州里爲
鄉先生鄉之子弟慕之是非平易不訾歟起於布衣自
致達宦當官而行惟義是徇雖無崖異不肯瓦合未嘗
毀譽更其守也太上龍潛公爲宮僚及登大位公方閑
退杜門謝事恬淡無求未嘗以進退動其心也是非正
直無邪歟夫學問文章彰徹如彼德成行立超卓如此
合文簡議以定謚名不浮於其實也請如太常所議謚
以文簡謹議

雙溪集卷四

三

